

# 滿鐵研究

MAN TIE YAN JIU

創刊號

2009 No1



中國近現代史史科學學會滿鐵資料研究分會

# 目錄

## contents

发刊词	01
<b>特稿</b>	
从“治理”台湾到“经营”满铁	02
<b>動態</b>	
满铁奉天图书馆的倒掉	07
沈阳满铁奉天图书馆被迫挪窝	10
被迁移的“不可移动文物”	11
日本媒体关注满铁奉天图书馆被拆	13
沈阳铁路图书馆简介	14
<b>圖庫</b>	
满铁奉天图书馆旧影	15
沈阳铁路图书馆遗像之一	16
沈阳铁路图书馆遗像之二	17
<b>文摘</b>	
满铁——日本侵华的排头兵	18
<b>譯林</b>	
追忆满铁图书馆	21
「满铁记录电影集」概览	26
<b>雜俎</b>	
满铁图书馆遗事	33



# 滿鐵研究

MAN TIE YAN JIU

主管：满铁资料研究分会  
主办：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  
主编：韩宝明  
主审：郑 兰  
执编：许 勇  
编辑：《满铁研究》编辑部  
邮箱：yxul@bjtu.edu.cn  
地址：北京交大图书馆 611 室  
邮编：100044  
电话：010-51684604  
期次：2009 No1（总第1期）  
日期：2009年3月28日  
网址：lib.njtu.edu.cn

## 徵文啓事

《满铁研究》是一份由中国近现代史史科学学会满铁资料研究分会主管，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主办的史学季刊。传递信息、交流学术，揭示历史、畅想未来是《满铁研究》的办刊理念和既定目标。本刊设简讯、动态、特稿、书评、文摘、论坛、图库、译林、杂俎等栏目。欢迎海内外满铁研究领域的专家和爱好者为本刊赐稿。

## 版權聲明

《满铁研究》刊载之文字和图片，其版权归作者所有。凡转载、摘编本刊内容，请注明“转摘自《满铁研究》”，并按规定向作者支付稿酬。否则本刊将追究违反规定者的法律责任。

## 發刊詞

如果从《满铁史资料》的编辑出版被国务院列入社会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的 1956 年算起，国内关于满铁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已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里程。吉林大学与吉林省社科院是开展满铁史料整理、编译和研究最早的单位，其领军人物分别是苏崇民教授和解学诗研究员。苏崇民的代表作是《满铁史》（中华书局 1990 年），解学诗的代表作有《满铁史资料》第二卷（路权篇）（中华书局 1979 年）、《满铁史资料》第四卷（煤铁篇）（中华书局 1986 年）等。五十年间，除了上述几本有份量的专著和汇编以及零星的专题文章之外，对满铁的研究基本还停留在对原始资料的发掘、整理、编译的层面，还有诸多研究课题甚至盲点有待拓展和填充。即便是对满铁史料的整理，也仍未完成，如《满铁史资料》，除了已出版的路权、煤铁篇外，还有综合、交通运输、农工商、华北、附属地-调查、资金篇及附卷等待出版。

2007 年 1 月，30 卷本的《中国馆藏满铁资料联合目录》出版问世，它的意义在于为从事满铁研究的人员和机构，提供了一张可以按图索骥的资源地图。联合目录仅仅揭示资料的名称、作者、出处和收藏地，至于这些在图书馆（档案馆）尘封多年的史料（多为日文）有多少研究或参考价值，那就要看史料整理及研究者的专业素养和外语功底了。一个既不谙铁路专门，又不晓日本文字的人，很难成为名符其实的满铁史专家。满铁资料的发掘和整理，不能浅尝辄止拘泥于编几卷馆藏目录，更不能闭门造车满足于写几篇大路文章。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的设立已过百年，对这个仅存续了 40 年的侵略大本营的研究亦超半个世纪。相对于海外的研究阵容及成果，内地的满铁研究，其规模和水平亟待拓展、提升。尤其令人遗憾的是，国内至今还没有一本有关满铁研究的刊物。基此背景，满铁资料研究分会决定创办一份自己的学术刊物。《满铁研究》诞生于北京交大，一因满铁分会的挂靠，二因铁路学科的优势，三因满铁资料的珍藏。天时、地利已初具备，接下来就要看人的本事了。《满铁研究》的编辑也许不才，稿酬也许不丰，版式也许不靓，但它的水准与口碑肯定是最棒的。

《满铁研究》暂定为季刊，拟设 [简讯] [动态] [特稿] [书评] [文摘] [论坛] [图库] [译林] [题录] [杂俎] 等栏目。欢迎海内外满铁研究的专门家和爱好者为本刊建言献策，赏文赐稿。传递信息、交流学术，揭示历史、畅想未来，这是《满铁研究》的办刊理念和既定目标，让我们共同为之努力吧！

# 從“治理”台灣到“經營”滿鐵—— 兒玉源太郎與后藤新平的禍華歷程

許勇\*

(北京交通大學圖書館, 北京 100044)

**摘要:** 說到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的台灣和滿鐵, 不能不提及兩個人——兒玉源太郎和后藤新平。“治理”台灣, 總督與民政長官聯袂; “經營”滿鐵, 設立委員長把總裁提携。今天的日本, 兩人仍被奉為“陸軍之神”、“殖民政策的先驅”, 而在深受日本占領者蹂躪的中國, 兩人的名字卻鮮為人知。本文依次對兒玉源太郎和后藤新平的个人履歷、在台灣施行暴政的八年、謀劃籌建“超級會社”——滿鐵及兩人的特殊關係等予以揭述。試圖以歷史這面鏡子, 折射出兒玉源太郎与后藤新平這對沆瀣一氣的侵華禍華元凶的本来面目, 進而引發“警惕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的現實思考。

**关键词:** 日本帝国主义 殖民统治 台灣 滿鐵 兒玉源太郎 后藤新平

**中图分类号:** K25

## From “Administering” Taiwan to “operating” South Manchuria Railway Company – the Course of Kodamagenzirou and Gotousinpei’s Wrecking China

XU Yong

(Library,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 At the mention of Taiwan and South Manchuria Railway Company in the late 19<sup>th</sup> and the beginning of 20<sup>th</sup> century, we cannot avoid talking about Kodamagenzirou and Gotousinpei. In administering Taiwan, the Governor-General and the Commanding Officer of Civil Administration of Taiwan joined hands; in operating South Manchuria Railway Company, the Chief Commissioner with the South Manchuria Railway Company Founding Commission gave guidance and help to the President of South Manchuria Railway Company. In today’s Japan, the two men are still worshipped as “god of land force” and “pioneer of colonial policy.” In China, however, who has suffered deep devastation by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army, they are rarely known.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following points in order: Kodamagenzirou and Gotousinpei’s personal records, eight years of despotic rule in Taiwan, the planning and preparations to found the “super company” - South Manchuria Railway Company and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of them. Using history as a mirror, the paper tries to reflect the true colors of Kodamagenzirou and Gotousinpei, both of whom are arch-criminals in invading and wrecking China, and further trigger off realistic thinking of “watching out for resurgence of militarism in Japan.”

**Key words:** Japanese imperialism; colonialist rule; Taiwan; South Manchuria Railway Company; Kodamagenzirou; Gotousinpei

### 一、 引子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 無論在日本, 還是在中國, 兒玉源太郎与后藤新平這兩個名字可謂如雷貫耳。即便是今天的東瀛, 仍有不少人為他們歌功頌德, 為他們樹碑立傳, 倆人俨然成了大和民族的千古“英雄”。許多人甚至把近現代台灣

\* 許勇 (1961—), 男, 北京人, 北京交通大學圖書館副研究館員

的经济腾飞和中国东北地区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完善，生拉硬扯地与日本人的“治理”和“经营”相联系，进而往这两位殖民统治者的脸上贴金。儿玉源太郎与后藤新平到底是什么人？在台湾、满铁，他们到底干了些什么？两个人到底是何种关系？本文试图通过不容辩驳的史实，揭示并剖析儿玉与后藤这一对文武搭档沆瀣一气侵华祸华的罪孽历程。

## 二、从台湾总督到满铁设立委员长

儿玉源太郎 こだまげんじろう KODAMAGENZIROU (1852-1906)，山口县德山市，1880 年任东京镇台佐仓步兵第二联队长，同年晋级中佐，1883 年升为大佐。1885 年任参谋本部管东局（即后来的第一局）长，翌年任第一局长兼临时陆军制度审查委员长、陆军大学干事。1887 年任陆军大学校长。同年至 1892 年，任监军部参谋长，1889 年晋升少将。1891 年赴欧洲考察，次年回国后被任命为陆军次官兼军务局长。日中甲午战争时，任大本营留守参谋长，实行战略指导。1895 年因侵华“有功”并封为男爵。1896 年升为中将，1898 年任名古屋第三师团长，同年被任命为第四任台湾总督，又因镇压台湾中国人民“有功”，封子爵。1900 年兼任陆军大臣，1902 年推荐寺内正毅中将接任陆相。1903 年兼任内务大臣、文部大臣，同年辞去内相，接替死亡的田村怡与造，出任参谋次长。日俄战争中，作为满州军总参谋长指挥作战，1904 年晋升大将。战后（1906 年）任参谋总长，在西园寺公望执政的 1906 年，他以参谋总长身份兼任日本政府“满洲经济委员会”委员长，主持日本侵略东北政策的制定。旋任“满铁设立委员会”委员长，1907 年被追封伯爵。

### （一）儿玉源太郎与日本对台湾的血腥统治

儿玉源太郎是 1898 年开始担任台湾总督的，任期长达 8 年。作为第 4 任日本的台湾总督，儿玉与前三任相同的是皆为军人出身，不同的是他怀柔讨伐恩威并用，杀戮攻心双管齐下。当时的台湾虽已被日本实行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多年，但台湾广大民众（包括汉族移民和本土少数民族）对日本占领者的反抗始终没有停止。日本在占领台湾的初期，曾对山地的少数民族实施所谓的“怀柔政策”，譬如经常召集少数民族领袖及民众，给予粮酒，施以布帛，甚至给以土地并教其耕种。可是广大少数民族人民并不领情，山地反抗日人占领者的事件仍时有发生，这说明日本殖民当局低估了台湾少数民族热爱祖国、反抗侵略的热忱，高估了岛内的所谓“番汉矛盾”。显然，昔日的“怀柔政策”已非灵丹妙药并濒于破产。

在此情况下，新任总裁儿玉源太郎在 1898 年 2 月，对所谓“理番”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即由政治“怀柔”改为军事“讨伐”。儿玉认为：‘新领土’急待开发，再不容许持用这种缓慢的姑息手段，而必须锐意速进，根绝这一前途的障碍。可以看出，儿玉源太郎对台湾山地日本的殖民统治尚未巩固、资源迟迟不能开发很不耐烦，因此主张实行严厉的镇压。

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宝岛可谓血雨腥风暴政肆虐。由于前期的台湾总督大多由日本军人担任，更使得这些屠夫颐指气使，动辄颁布法律，随意草菅人命。1902 年 3 月，时任总督的儿玉源太郎在向日本帝国议会提出的报告称：“以‘匪徒’罪名受处分者，共 5330 余名，其中受死刑宣告而被处死者达 3480 余名”，“被视为‘土匪’而遭杀戮者前后共达一万数千”。

日本帝国主义为巩固其在台湾地区的殖民统治，还竭力推行其“以台治台”政策，保甲制度便是其中之一。时任台湾总督的儿玉源太郎不仅继承其前任的“传统”并“发扬光大”之，上任伊始，便炮制发布了第 21 号律令及《保甲条例》，条例规定：台岛居民必须依土地状况或家族关系相互结为保甲，10 户为甲，设甲长一名，10 甲为保，设保正一名。保正和甲长必须经由日本殖民当局确认的“良民”担任。保甲制度还有一损招，即所谓“连坐法”。儿玉源太郎等日本殖民者的用心极其险恶阴损，其目的就是要通过“连坐法”来离间、挑拨离间台岛

民众的睦邻关系，造成各保、甲内的居民相互监视告发，反目为仇，如此这般日本占领者便可“乱中取胜”，浑水摸鱼，稳固其殖民统治了。

### （二）儿玉源太郎与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

满铁是 20 世纪初日俄战争的直接产物。早在日俄战争期间，时任日本满洲军参谋长的儿玉源太郎，就指使亲信调查英国统治印度的殖民机构——“东印度公司”的情况。他处心积虑地策划，图谋以其占领的中国铁路（主要为俄资中东铁路）对中国进行更广泛和深入的殖民侵略。为此，儿玉源太郎还特别把他任台湾总督时的老搭档——后藤新平（台湾民政长官）拉来中国东北进行“视察”。当儿玉源太郎被任命为满铁设立委员长后，顺理成章地推荐了后藤新平，这个在台湾有统治中国人民经验的殖民主义老手，来担任满铁的第一任总裁。

可以说儿玉源太郎是日本侵华工具和大本营——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的倡导者和创始人。1906 年 1 月，在西园寺公望内阁下成立了满洲经营委员会，就任委员长的正是时任参谋次长的儿玉源太郎。儿玉把他亲自授意后藤新平起草的《满铁经营策梗概》提交委员会要求予以研究。儿玉源太郎在其中首先主张：“战后满洲经营之唯一要诀，在于明里装扮成经营铁路，而暗里则建立各种设施。根据这一要诀，租借地内之统治机关与所获得之铁道的经营机关应完全分开。铁道之经营机关必须装扮成与铁道以外毫无政治及军事关系”[1]

在《满铁经营策梗概》中，儿玉源太郎还提出了如此设想，即：“作为铁道之经营机关，应另设满洲铁道厅作为政府直辖之机关，使之担当铁道之经营、线路之守备、矿山之挖掘、移民之奖励、地方之警务、农工之改良、同俄国及清国之交涉事件并整理军事情报勤务，兼及平时铁道队技术教育之部分工作。”[2]

1906 年 6 月 7 日，日本政府发布《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设立之件》（敕令第 142 号）。7 月 13 日，任命参谋次长儿玉源太郎为满铁设立委员长。时隔 10 天，即 1906 年 7 月 23 日，委员长宝座未坐热的儿玉源太郎，因脑溢血暴死。54 岁的天皇宠臣、“陆将之神”，撇下他“踌躇满志”的满铁“大业”，带着他“孜孜不倦”的扩张“追求”，就这样结束了其穷兵黩武作恶多端的一生。

## 三、从“殖民地经营家”到满铁第一任总裁

后藤新平 ごとうしんぺい GOTOUSINPEI (1857-1929) 陆奥国（岩手县）人。福岛县须贺川医学校毕业。历任大阪陆军医院医生、爱知县立医院院长兼爱知医学校校长（1880 年），1890 年赴德国留学，回国后历任内务省卫生局长（1892 年）、陆军检疫所长（1895 年）、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1898 年）、贵族院议员（1903 年）、满铁总裁（1906 年）、第二次桂（太郎）内阁递信大臣、铁道院总裁、拓殖局副总裁（1908 年）、第三次桂内阁递信大臣（1912 年）、寺内（正毅）阁内务大臣，外务大臣（1916 年）、东京市长（1920 年）、第二次山本（权兵卫）内阁内务大臣，帝都复兴院总裁（1923 年）、1928 年成为伯爵。

### （一）“后藤独裁”时期与台湾的鸦片专卖制度

1895 年，日本占领下的台湾正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台湾人民的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二是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同年 9 月，后藤新平出任内务省卫生局长。一上任后藤便命台湾总督府的民政局员鹰崎与渡边调查台湾鸦片问题，调查共分 28 个子目且极为详尽，后藤新平以此为素材草拟了《关于台湾岛鸦片制度之意见》，并提交给了内务大臣野村清。在意见书中后藤新平反对非禁论，也不主张严禁，他提出所谓的“渐禁论”，即：“鸦片可仿国内现行专卖制度，统归政府专卖，并可纳入卫生警察施行体制。鸦片的买卖，可于台湾岛设置鸦片特许药辅，除药用鸦片之外，不准买卖。对鸦片中瘾者，由政府特许，向药辅购买”。

后藤新平以一纸《关于台湾岛鸦片制度之意见》与台湾结缘，他“以毒攻毒”的“深谋远虑”也恰与日本政府的思路不谋而合。于是，1898 年 3 月，后藤新平由内务行政长官改任台湾总督府民政局长，6 月起改名为民政长官，真正成

为日后台湾鸦片政策的一线执笔者。

为了改善台湾的财政情况，后藤新平推行了食盐、烟草、樟脑及鸦片等专卖制度。后藤打着“尊重当地传统习惯”的幌子（日本国内禁止鸦片买卖），对当地人吸食鸦片采取了“渐禁”的纵容政策，使鸦片专卖成为台湾总督府的一大财政进项。

后藤新平明禁实纵的鸦片政策，宛如一张毒网罩住台湾人民。日本人在台实施鸦片专卖制度取得的收入，不言而喻就是台湾人口袋里的钱。一边是台湾同胞被鸦片害得家破人亡，尸骨累累；一边是日本殖民统治者靠“渐禁”日进斗金，财源滚滚。据统计，1901年，台湾的鸦片专卖收入已达到425万日元，这已占总督府年总收入的42%。由此，日本政府得以免除了7个年度的对台财政拨款，这些都从财政上间接支持了正在策划的日俄战争。

从1898至1906这八年，人称是台湾的“后藤独裁”时期。这期间，作为民政长官的后藤新平在总督儿玉源太郎的纵容和支持下，大权独揽，发号施令，把台湾搞成了个连日本政府都难以干涉的独立王国，难怪台湾民间送其绰号——“土皇帝”。

#### （二）后藤新平与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

1903年，后藤新平被日本天皇颁旨选任为贵族院议员。1904年，儿玉源太郎在兼任台湾总督的情况下，作为满洲军总参谋长前往战场。1905年9月，后藤新平于其满洲及韩国旅行途中，曾在奉天的满洲军总参谋部拜会老上司儿玉源太郎并共同探讨了满洲之未来，儿玉对后藤所坦陈的战后满洲之经营策略大为赞同。因此，当后来遴选满铁第一任总裁时，儿玉源太郎顺理成章地推荐了仍留在台湾任民政长官的“爱将”——后藤新平。

1906年11月26日，在东京基督教青年会馆召开了满铁成立大会。后藤新平正式就任满铁第一任总裁，兼任关东都督府的行政顾问。后藤新平是满铁第一任总裁，任期是1906年11月至1908年7月。

后藤新平当上满铁总裁后，大力提倡“新旧大陆对抗论”，主张日本要联合俄国，将南满铁路、东清铁路与西伯利亚铁路联成一片，形成欧亚两洲大交通网，以此对抗美国的铁路资本要进入中国东北地区的威胁。

后藤新平一生注重情报调查。在台湾时就搞过“台湾旧惯调查”，对台湾历史与现状了解很深刻。后藤新平出任满铁总裁后不出几日，便在大连满铁本部成立了调查课，不久改称满铁调查部。同时在满铁东京支社建立了东亚经济调查局。后藤要求调查人员必须信奉他一手炮制的“文装的武备论”。所谓“文装的武备”，乃是“以文事之设施以备他人之侵略，一旦有缓急之事俾便帮助武断之行动”。  
[3]

1908年7月14日，后藤新平辞去满铁总裁一职。此前，他已被任命为第二次桂内阁的递信（邮电）大臣兼铁道院（相当于铁道部）总裁。人虽离开了，但对满铁的监督权却被后藤新平带到了递信省。尽管副总裁中村是公被扶正，理事国泽新兵卫升任副总裁。满铁的大政方针始终要由后藤新平来定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中村是公离任为止。

#### 四、 儿玉源太郎与后藤新平的关系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后藤新平曾任职于临时陆军检疫部，深受时任该部部长的儿玉源太郎的器重。因此，当1898年1月儿玉源太郎就任台湾总督伊始，便提拔后藤新平为麾下的总督府民政局局长（后为民政长官）。此后在长达9年的任职期间内，后藤新平追随儿玉源太郎，为巩固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出谋划策广施恶行。诸如，改革警察制度与引进保甲制度、建立公债基金、实施土地调查、镇压与招抚等几乎所有政策法规及行动的制定与实施，无不与后藤新平这个名字脱得了干系。

在日本，儿玉源太郎与后藤新平都是鼎鼎有名的人物。打开日文的搜索网站，

输入两个人的名字，会出现不少相关的纪念网站、网页及文章，大多是正面吹捧和歌功颂德的。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他们或是战功卓著的帝国将领，或是业绩显赫的政坛显要。

儿玉源太郎与后藤新平，两人一武一文，年龄相差七岁，彼此的家庭背景与教育经历反差甚大。但自从甲午战争期间相识后，两个人相见恨晚互为知己，并逐渐演变成政治上的盟友和搭档。儿玉源太郎身为长洲派首领，在日本陆军的位置举足轻重不可撼动。无论是甲午战争时坐镇后方，台湾独裁期血腥镇压，还是日俄厮杀中统帅前线，满铁筹建际谋划“蓝图”，儿玉源太郎的“事业”轴心始终没有离开过中国，由于侵华“有功”，他得以步步高升，加官晋爵。尽管他担任满铁设立委员长时间不长便一命呜呼，但他对满铁的发号施令则影响深远并通过他的代言人后藤新平得以继承延续。满铁设立之初，儿玉源太郎便指出：“南满铁路是我大陆政策的生命线，必须慎重经营。应当在大伞似的组织下边综合经营各种事业”，确立了满铁今后侵略和经营的主基调。难怪日本帝国主义者将儿玉源太郎和小村寿太郎推崇为满铁的“两大恶人”，并为他树碑立传甚至命名公园了。

后藤新平原是医科出身，救死扶伤本应成为他的人生选择。但他却倒行逆施把手术刀变成了屠刀，最终成为草菅人命的刽子手和老谋深算的政治流氓。后藤新平政治生涯的转折可追溯到甲午战争结束之际与儿玉源太郎的结识，此后在儿玉源太郎的提携下，后藤平步青云一路顺风，先后成为日本统治台湾的“土皇帝”，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的开山鼻祖，多任内阁的重臣。后藤新平与他的“良师益友”儿玉源太郎从台湾总督府直至满铁初建，长期合作，配合默契，共同联手成就了许多帝国的“大业”。

后藤新平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炮制者和鼓吹者，被日本军国主义吹捧为“殖民政策的先驱”。他不仅是侵略中国的实践者，更是“理论家”，他的许多诸如“文装武备”、“举王道之旗，行霸道之术”等侵略谬论流传甚广，毒害至深。

## 五、 结束语

日本投降暨满铁解体至今已过去六十四年，儿玉源太郎和后藤新平这两位殖民者也早已灰飞湮灭化为粪土。在日本，他们的后代乃至国人还知晓并纪念着这些大和民族的“先驱”和“精英”。而曾经被这些强盗和吸血鬼蚕食过的国度、践踏过的疆土、蹂躏过的人民，却有些淡忘昨天发生的噩梦了。在台湾，甚至有些人数典忘祖，厚颜无耻地称自己是日本人，并不时美化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民族的悲哀。撰写此文的目的，就是要用铁的事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同时告诫混沌者一个浅显的道理：豺狼毕竟是豺狼，即便偶尔露出微笑，也是为了把它的血盆大口张得更大，仅此而已！

### 参考文献：

- [1] 鹤见祐辅. 后藤新平 [M]. 第 2 卷. 东京：劲草书屋，1965. 651.
- [2] 鹤见祐辅. 后藤新平 [M]. 第 2 卷. 东京：劲草书屋，1965. 651-652.
- [3] 中村哲. 后藤新平 [日本政策第一斑. 日本膨胀论 [M]. 东京：日本评论社，1944. 78
- [4] 苏崇民. 满铁史 [M]. 北京：中华书局，1990.
- [5] <http://urawa.cool.ne.jp/masakim/Taiwan/History/kodama.html> [Z]
- [6] <http://www.geocities.co.jp> [Z]
- [7] <http://www.kokoha.com/info01/home.html> [Z]



# 满铁奉天图书馆的倒掉

王泽音

怎样记录这座图书馆最后的倒掉呢？怎样记录我的心情呢？踩在我曾经感受激动的书库原址上，拿着我的相机，看着那一堆残土，难道我真的想记录下我的这一遭悲哀吗？等到了我靠在唯一还算轻松的椅背上时，我没了那种要落泪的冲动，那走了太多路脚也不那么酸痛。但肌肉的不适还是反应着疲惫的心情，我想了太多事情的脑子也依旧烦躁。面对拍下了那些支离破碎的照片，写出一些话来大都不出我的预料，是忧伤的，不让人喜欢的。原本是打算沉寂一段日子，让这个建筑在我的经历里离去得安静些，用“意料之中的结束”来完成我对它的记录。可最终还是禁不住哀伤对文字的诱惑，只得展开封不住的回忆，让心情向外流着，偶尔抓住一两句心语记录下来，不只是为了道别，还因为从这里开始有一条路要走得很远。

满铁奉天图书馆是做这个“住过沈城”计划的起点，是这次经历带给我的感悟激发了这一计划最原始的想法，让原本就存于脑中的模糊冲动变成了一个有基

本框架的行动，这行动让我觉得踏实、满足、自信，也更借由我的文章结识了很多让我感到温暖的人。尽管我在介入这个图书馆的拆迁事件之始便心中暗自觉得倒掉的命运是难免的，但当时绝对没有想到在结局真的来到时自己会有掉泪的冲动，好像一个激发自己去飞翔的梦在醒来时被现实的灰尘盖住了双翅，一时不知如何挥动、找不到方向，觉得自己的身体便是那图书馆裂开的墙面摇摇欲坠。

若把这件事情回溯到两年前我第一次进入其中，那也许记录的只是我的一点悲哀而已；若把事情退回到四年前，这建筑被确定为沈阳首批不可移动文物时，那么政府会不会感到尴尬呢？如今它倒掉了，可能每一座建筑总会有它倒掉的一日，只是在倒掉的那一刻人们都做了什么，是否了解我们失去的、是否明白我们应该获取的。而若要对我们的得失有所记录，不如把时间再向历史中推进一些，回到二十世纪初，这座图书馆形成伊始的那个年代，看看在这块地上发生了什么。

在回溯之前，我想说一句我对建筑的心得：建筑的意义不只装饰、框架和实用的结合，它更融进了一种地理的概念，而这个“地理”才真正让建筑进入了历史之中。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日本通过朴茨茅斯媾和条约拥有了长春到大连的铁路及沿线的附属地的所有权和旅大的租借权，而通过这一侵占，日本实现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战略基础。随即，一个叫做“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也即“满铁”）的组织成立了，通过这个组织，一批批各行业的日本研究人员涌入了中国东北，并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将研究范围扩大到了以东三省、蒙古为中心，旁及山东，北至西伯利亚，南至印度尼西亚和大洋洲，远至欧美大陆范围内的全面调查，调查的方面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如果仅从这个组织的表面来看，这似乎仅为一个大型的科研机构，甚至有些从日本来中国的研究人员也懵懂地这样以为着。不过很快从这个组织的主要研究方向、研究方式以及运作方式，人们就可以看出，这完全是为

了战争需要而进行的对敌考察。由于中国土地广大、人口众多，外侵力量想一口吞下是完全不可能的。于是日本需要先从文化和政府体制等方面麻痹中国民众，一方面牵制住政府和军阀让百姓觉得日本人的出现以及高人一等的架势在生活中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另一方面研究熟悉中国的国情并选择最佳的侵略模式。而这个满铁则以科研组织的外壳装扮自己，实则背后一直为以上这两方面的工作服务。

除去侵略这一丑陋目的不谈，满铁的研究成果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令人佩服的。根据专家的分析，满铁遗存的档案在2万卷左右，情报资料在5万卷以上，满铁收藏的图书资料达70万册。这些档案和图书资料除一部分流失到日本和美国外，其主体和大多数仍留在我国的各个相关图书馆内。这一点我在满铁奉天图书馆内可谓略见一斑，在图书馆的四层书库的上面两层，这些集合了当时人文地理的研究成果及侵略野心的满铁图书摆满了钢制的书架。由于图书馆临近今日的沈阳站，图书馆也曾命名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奉天图书馆”，所以藏书种类也是以铁路、交通、地质、水利、机械等居多。我在查找有关当年来的中国的满铁研

究院的回忆录时也发现了对满铁的一些只言片语，其中多为对研究状态的感慨，他们当时有着极为优越的研究环境，只要课题适合侵略需要，那么经费人员等几乎有求必应，而劳力和金钱完全是从中国人这里一刀刀刮去的。

在有幸得见馆藏的有关这座图书馆的历史图片中，一本小册子吸引了我。小册子的封底上印有“山本写真馆”字样，并写有地址“奉天千代田通”和电话号码。这其中所谓“千代田”是日本东京的旧称，与图书馆所在地块隔路相望的中山公园在日占领时期就叫做“千代田公园”。日本当时为了将东北全面殖民化，所以把这里的街道等都改作了日本名称，而“千代田通（路）”就是说现在沈阳的中华路（在图书馆的北侧）。在近期我对这个区域的游历过程中，我发现图书馆的周边有这样一个建筑群体，它们是南五马路的和平大街至胜利南街段、沈阳站前、中山广场四周，这些建筑群体全部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日本侵略时期留下的建筑，而且多为军政之用，靠南一些的区域则更多地集中了日本军官家属的居住房屋。而这座图书馆就在这个区域的中心位置。在当时，部分日本军人的家属也随军来中国东北居住，

现在东北的一些重要城市（特别是铁路交通占主要地位的城市）中，围绕着铁路车站都有那么一片日本侵略时期留下的住宅房屋。在沈阳，随军来沈的日本人子女需要读书，于是有了日本人的图书馆，而图书馆自然不会离他们居住的区域太远。同时这个图书馆兼备着为部队提供侵略资料的作用，所以距军政部门的办公地点也不是很远。这样看起来，这个图书馆的地理概念略见清晰了。

回顾并看清这一点后，回过头说说它的拆迁。它的倒掉究竟损失了什么呢？是一种建筑工艺吗？多少有一些，图书馆书库的整体钢制书架是比较少见的，整个书架、楼板、梁柱都蕴含在一个整体焊接而成的钢架中，这个钢架又与外墙面紧紧相连，这种书库建筑形式在大连的满铁图书馆中我也见过。虽说这种书架尚可复制而且大连那里尚有一座，但少了一个毕竟算是可惜。不过它的倒掉所损失的最重要的东西并不是建筑的一砖一瓦那么简单，也绝不是一种建筑技术的遗失。它的倒掉是抹掉了一段历史在地理上的证明，这个地理意义上的损失是难以弥补的，就算是在另一处重建一座一模一样的图书馆，那个它处的赝品已不能证明它本应所在之处的那

段历史了。身处旧时路，心念往日苦，你挪走了路上的一座座历史标志，我心里也只有念着我们这一代再难重温历史的痛苦了。教育下一代时我们说抗日战争时日本人是在这里安营扎寨的，可那本可立于此的证据呢？

面对深处闹市的那些老建筑们，要新经济还是旧回忆？要崭新的地标建筑还是护住代表历史的旧房？沈阳这十年来一次次的文物拆迁事件让我们觉得上面这个问题似乎注定成了一个只能选择其一的矛盾问题。可两者兼得就真的不可能吗？我觉得不是不可以，只要规划工作跟得上。沈阳自清建都以来一直都在扩城，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有重大历史事件发生，这些事件也总会带来一些新的建筑。但由于近一百多年的混乱历史让这个城市承受了太多权力之争，而这些争斗的混乱局面也为日益扩大的沈阳城带来了一个隐患，那就是城市整体规划的无重心、无秩序。身处沈阳，虽然觉得城市中不缺什么，但就是透着一种不规则感。开车在市里走会发现越到市区的中心、越到老的城区中，它的街道就越乱。太原街及老北市这两个区域还被戏称为死三角，不是个沈阳本地人开车进去特别容易迷路。而似乎解放后的沈

阳领导者们也没有加大对城市规划的关注，以经济利益为唯一关注点的人们把高楼商场插满了中街、太原街这两个主要商业区，用水泥城墙将这两个颇具历史风貌的区域盖得严严实实，丝毫没有对这个城市的历史脉络进行考虑。沈阳的领导们啊，沈阳没有历史文化吗？那些建筑和由建筑群组成的街路难道不是这个文化最生动详实的体现吗？你们只留下一个故宫的空壳子在大商场的背后听着人们的喧嚣这就算是历史文化名城了吗？

领导们啊，面对你们的拆迁，尽管我只有己之力，尽管我只有写些文字的能耐，但我还是要坚持我的努力并再次对你们大喊：经济发展很快，但城市规划的工作要做得更快，更有水准些。面对历史，你们已然犯了罪，现在就请减少一些你们的罪行吧。

话再说回我自己，我相信我会永远记得我第一次进入图书馆的那些画面，我更会记得它被拆得不成样子的残影。在距它最后倒掉不久的一日，我独自进入那曾经吸引了我、鼓励了我走进这座城市历史的建筑里，看着那安静等待倒下的残破墙面，眼中一直是酸的，不知是出于何种原因，我心里一直默念着三个字：

对不起。好像自己违背了一个给予帮助的承诺。

由于对这个事件的不满，由于见到了这个事件中对历史建筑的拆迁十分默然的人们，我决定开始了我的“住过沈城”的计划，可以说这个建筑是我这个计划的起点，而如今代表这个起点的实物却倒掉了。不过它的倒掉恰恰让我更加认清了我的这条道路。一个年轻人，思于城市、立于城市，他身边的人们如何对他、他如何生活在这样的人们之中，他如何从中获取启示、如何记录并揭示周遭人们的内心，都是在这一次次走访、一次次感悟和一次次总结中完成的。从建筑出发，用行动踏着它们标志的地理，用行动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加入这种行动。我的小小的“住过沈城”计划或许力量不大，但恰恰是经历了这个悲惨的遭遇后反而让我这个执拗的人有了更大的定力。满铁奉天图书馆的倒掉让我望到了更远的路途，让我的步伐更加坚定，让这条路具备了更多的意义。

# 沈阳满铁奉天图书馆被迫挪窝

它名叫“满铁奉天图书馆”，号称“不可移动文物”，已年近九十高龄。既然是“不可移动”，它就应该在沈阳市和平区南一马路10号“安度晚年”。然



满铁奉天图书馆建筑模型

而，前两天它竟然莫名其妙地“走丢”

了。当记者昨天来到原址时，果然不见了“满铁奉天图书馆”的踪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 老楼“不翼而飞”

这两天，一家网站的版主叶新心情一直不佳。此前，他曾跟众多网友一起多方奔走，千方百计地去保卫一座文物：满铁奉天图书馆。结果，他们的努力依旧没能改变这座九旬老楼的命运。近日，位于和平区南京南街和南一马路交叉口处的满铁奉天图书馆突然被拆除，如今那里只剩下一个大坑，仿佛在告诉过往的人们：我刚走。“最终还是被拆了，真可惜呀！”叶新说。据辽宁省民俗学会副会长刘振操介绍，满铁奉天图书馆建成于1921年9月，是近代难得的西班牙式优秀建筑。“日本人把这里作为他们了解东北乃至中国的重要渠道，曾广泛收集各种资料，为侵略战争做准备。”

## 据称将异地复建

正因为有着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满铁奉天图书馆被沈阳市文化局确定为不可移动文物。然而，该图书馆所处的地块被开发商相中，要用于商业地产开发。所以，有关部门决定将其先拆除，后在其他地方复建。和平区政府相关人士告诉记者，满铁奉天图书馆将在南三马路上的车向沈阳

居旁复建。

昨日，记者来到新址时看到，地基已初具规模，但主体工程并未进行到施工阶段。根据计划，满铁奉天图书馆的复建会在文物部门的全程监控下进行，以达到恢复原貌的效果。

至于它何时会在新址昂然矗立？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

## 平移文物引发争

按照文物部门的说法，这次满铁奉天图书馆的搬家，应称之为“平移”。在很多人看来，既然是不可移动文物，为什么要将其搬走？对此，文物部门的答复是：不可移动文物的概念，是指不方便流动、固定的建筑等。但不是不可以动，还是可以迁移的。官方的这一解释，叶新等人认为，“把文物所在的地方，用于商业地产开发，就是轻视对文物的保护，轻视对历史的保护。满铁奉天图书馆搬离原址，其作为证据的历史价值就消失了。”不过，也有专家表示，文物“平移”很正常，原刘少奇旧居的迁移就基本保持了原样。

## 寻宝

修缮一个城市的文物古迹，就是梳理一个城市的历史；梳理一个城市的历史，就是追溯一个城市的生命之源。本报发起“沈阳文物古迹维护行动”，去寻找、发现和拯救那些濒临危境的属于我们每个人的文物古迹吧！（时代商报 卢立业）

# 被迁移的“不可移动文物”

## ——满铁奉天图书馆

“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奉天图书馆”旧址，位于南京南街和南一马路交叉口处（沈阳市和平区南一马路 10 号）。这座比较少见的西班牙式建筑风格的图书馆和很多至今留存下来的“满铁”机构一样，成为日本人侵占东北的一个伏笔。它多年来一直作为沈阳铁路局图书馆使用，是沈阳市第一批不可移动的文物之一。

然而，这个带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即将因迁移（复建的地点将选择在和平区南三马路）而消失于我们的视野，是保留历史信息还是留下“历史的赝品”？随之而来的争议使这座 87 岁高龄的老建筑打破寂静，成为各家媒体曝光的焦点。

早在 1905 年以前，日本就对中国东北怀有侵略之心，尤其日俄战争以后，更加夜郎自大，不可一世。他们从沙俄手里接管了南满铁路及其附属地，组建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这个看似一个关于修筑铁路的公司，实则是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策划与进行的准军事组织。目的在于控制东北交通动脉，并不断沿着交通干线，扩展殖民统治范围。同样，“满铁奉天图书馆”的筹设，表面观之不过为一传播世界文化及辅导社会教育机关而已，但就其内在的实质而言，已经远离了图书馆本应有的品格，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侵略研究所与阴谋补给源。

当年的奉天，沈阳站、太原街一带是日本人的天下，如今中山广场一带就是核心区之一。从“满铁奉天图

书馆”所处的位置，也可以看出其在日本人眼中的重要程度。最初，建一座图书馆的计划始于 1910 年，11 月在当时的奉天小学校内开设阅览场，由于规模范围甚小，不断改址扩充。1915 年 4 月移入站前综合事物所二楼；1917 年 6 月，改称奉天简易图书馆；1920 年 4 月始改称“奉天图书馆”并动工修建，设计者：满铁奉天公务事物所的笼田定宪和小林广次，占地面积：8767.05 平方米，建筑面积：1543.94 平方米。新馆共耗用工费 83025 元，于 1921 年 9 月建成，12 月迁入办公，1925 年 9 月建成后楼四层书库。

满铁奉天图书馆最为令人惊奇的是后边的四层藏书楼。据曾经进入过该图书馆的王泽音回忆，四层藏书楼除了外墙壁，内部是一个巨大的四层钢架结构，包括楼梯、楼板、书架在内连成一体，由螺丝将之与墙壁固定在一起，这个建筑结构让王泽音极其震撼。“书架是 1929 年从美国购置的，虽然过了七八十年但是接缝处仍旧特别严密。”作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图书馆，馆藏书籍数量之巨大而且涉及面之广，可谓卷帙浩繁。据肖振美馆长介绍说，从“满铁”时期的书到后来作为铁路图书馆，图书共有 30 万册，分类登记打包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如今这些包好了的书都成箱堆放在馆内。

日本人把“满铁奉天图书馆”作为了解东北乃至中国的渠道，广泛收集各种资料为日后的侵略战争做准备。作为满铁会社的业务服务，平时

是为殖民活动提供资料，而到了战时，则为军方提供情报。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东北政府所在地临时迁往锦州，而日本军队仍然紧追不舍。一个夜晚，一位关东军青年参谋来到奉天图书馆，查找中国出版的辽西地图，该馆平日积累的中国东北各地地方志此时派上了用场，那上面的地理形势，虽然描画得不够科学，但山川古迹、庙宇佛阁，都标志得清楚，让那个查找者，亦即关东军青年参谋高兴得拍案呼叫。

“满铁奉天图书馆”的这些活动，作为他们的工作业绩记录在满铁图书馆的公开出版物上，1932年6月，九·一八事变之后不到一年，奉天图书馆馆长卫藤利夫就通过广播讲话，津津乐道地公布了他主管的机构为这一事变所做的贡献。这篇讲话曾以《满洲事变与图书馆》为题发表在《书香》第39号上。卫藤利夫还特别介绍说，九·一八事变之后，奉天图书馆的气氛整体发生改变，已经由一个读书消遣的地方，“一变而为王道思想的讨论场，国家哲学的大坩埚”。

“满铁图书馆”因为“满洲事变”获得大发展，到了1937年，图书馆数量已经增加到31座。大连和奉天（沈阳）两图书馆是“满铁图书馆”中的龙头老大。但也就在这一年，日本宣布撤消对满洲国的“治外法权”，满铁图书馆仅保留大连、奉天、哈尔滨三处，其他全部移交满洲国。1944年，“满铁奉天图书馆”将汉文古籍和有关东西关系的西文书籍转移到满铁大连图书馆，又与满铁总务局奉天调查室的资料课合并，调整后藏书达20余万册，成为以收藏交通资料为主的图书馆。1946年4月25日“满铁奉天图书馆”被国民党政府接收；1948年11

月2日随着沈阳解放而回到人民手中。

对于“满铁奉天图书馆”要迁移复建，许多文保爱好者有自己的看法。王泽音的话表达了很多人的心声，“以目前我们所拥有的技术看，确实可以使用原有材料达到跟原建筑一模一样的效果，但是这个建筑是‘满铁’留下的侵华罪证，如果改变了地点，其作为证据的历史价值就消失了。”另外，从艺术的角度讲，每个时代的建筑风格都是无法模仿的。“就比如，古人进行的皇陵建筑，建筑者是怀着崇敬的心态工作、雕刻的，即使是同样的花纹可以仿制，但是建筑师的心态不一样，时代不一样，所采用的手法就会不同，无法还原旧有模样。”

这样一座已经成为历史见证人的老建筑，原本应该在它87岁高龄的时候安安静静地待在原地，见证历史和岁月的洗礼，却不想要在这一时刻经历一次变迁。在文物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博弈中，老图书馆的困境只是一个缩影。此前，在建设中沈阳也曾经有过文物异地迁移复建的例子，如原刘少奇故居的迁移基本保存了原样；如老八王寺的迁移则失去了文物价值。能否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再现如今的模样，给后人留下一份反思与回忆，又或者即便如此它是否还能完美地担当历史记忆的重任，留下来的是一连串的疑问。

后记：

二〇〇九年年初，这座历尽沧桑的老建筑终于惨遭拆除，最后留给人们的是一堆放着的满铁奉天图书馆的房屋大梁。在钱与理的较量中，政府职能部门还是拜倒在孔方兄的脚下。

(<http://blog.sina.com.cn/cmbsy8>

863 普通一兵)

## 日本媒体关注满铁奉天图书馆被拆

近日，位于沈阳的满铁奉天图书馆被拆除的消息引起了日本媒体的关注。在 1937 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日本曾在东北地区成立了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掌握着东北地区的经济命脉，简称“满铁”。

据朝日新闻网的报道，这座目前比较罕见的西班牙式建筑风格图书馆建于 1921 年，是服务于当时的满铁职员和日籍住民，战后曾被当作沈阳铁路局图书馆继续使用，2004 年被指定为不可移动的保护性建筑物。但有香港企

业计划在此地开发商业设施，并于 2006 年购入了土地使用权。当地政府以在市内异地迁移复建的条件允许拆除此图书馆，该图书馆已经在 2009 年 1 月中旬被拆除。

对此，朝日新闻报道称，沈阳当地的媒体也报道了此事，相关中国人士表达了“作为证据的历史价值就消失了”的声音。这座图书馆在当时的日本人中拥有很高知名度，对于拆除，日本满铁相关人士也表示了遗憾。（人民网 潘健）

**asahi.com**

[トップ](#)
[ニュース](#)
[スポーツ](#)
[エンタメ](#)
[ライフ](#)
[ショッピング](#)
[プレミアム](#)

[社会](#)
[ビジネス](#)
[政治](#)
[国際](#)
[文化](#)
[サイエンス](#)
[社説](#)
[コラム](#)
[天気](#)
[交通](#)
[動画](#)

現在位置: asahi.com > ニュース > 国際 > アジア > 記事

---

### 満鉄奉天図書館取り壊される 日中の関係者「残念」

2009年2月19日17時8分 ソーシャルブックマーク 印刷



取り壊される前の旧満鉄奉天図書館＝08年4月、中国・瀋陽、程山見生撮影

【瀋陽＝古谷浩一】戦前、日本が中国東北地方に設立した鉄道会社、南満州鉄道(満鉄)の満鉄奉天図書館の建物がこのほど、商業開発を理由に取り壊された。スペイン風建築として当時の日本人の間で広く知られ、戦後も保護建築物に指定されていた建物。日中双方の関係者らから惜しむ声が出ている。

建物は1921年、当時の奉天駅(現在の瀋陽駅、中国遼寧省)近くに満鉄職員や在住日本人らのために建てられた。戦後は瀋陽鐵路局の図書館などに使われ、04年に移動禁止の保護建築物に指定されていた。

### 《朝日新闻》有关满铁奉天图书馆被拆的报道

# 沈阳鐵路圖書館簡介

沈阳铁路图书馆，位于沈阳市和平区南一马路 10 号，它的前身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奉天图书馆”（简称满铁奉天图书馆）。该馆曾被沈阳市文物局定为“沈阳市不可移动文物”。

满铁奉天图书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10 年 11 月，其时满铁在奉天小学校内开设阅览室，但规模较小；1915 年 4 月，阅览室移入站前综合事物所二楼；1917 年 6 月，改称奉天简

易图书馆；1920 年 4 月又易名为奉天图书馆。现馆舍于 1921 年 9 月建成，12 月迁入新馆办公。1925 年 9 月建成后楼四层书库；1929 年由美国名厂购来钢铁书架；1946 年 4 月 25 日，满铁奉天图书馆被国民党政府接收；1948 年 11 月 2 日，随着沈阳的解放，该馆回到人民手中。沈阳铁路图书馆占地面积 8767.05 平方米，建筑面积 1543.94 平方米，藏书量约 17 万余册。（本刊 选辑）





# 滿鐵奉天圖書館舊影



特別阅览室



馆长室

滿鐵奉天圖書館舊影



图书馆外景



普通阅览室



四层书库内部

# 沈陽鐵路圖書館遺像之一



圖書館正門

四層書庫已消失



## 沈陽鐵路圖書館遺像之一

王澤音 攝



沈陽市不可移動文物

1929年美國產鋼製書架



# 沈陽鐵路圖書館遺像之二



# 滿鐵——日本侵華的排頭兵

佚名

1906年，日本政府设置了一个特殊的机构，它表面上是一个铁路经营公司，但却公然涉足于政治、军事、情报等领域；它名义上是一个半官方的企业，却拥有极为显赫的权势。这个机构便是大名鼎鼎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根据历史资料显示，在近40年的时间里，“满铁”始终活跃于日本侵略中国行动的最前沿。

## “殖民地经营家”奠定“满铁”基石

1906年夏天，时任日本殖民当局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的后藤新平来到中国东北，他此行的目的是受顶头上司——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之邀，出任“满铁”首任总裁。

提起这位后藤新平，在当时的日本政界可谓声名显赫。他1857年出生于日本岩手县，早年家道贫寒，后毕业于医学院，并取得医师资格。1882年，他担任爱知县医院院长。后来，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结识了时任陆军副总参谋长的儿玉源太郎，从此走上仕途。当儿玉出任台湾总督府长官后，后藤很快由总督府的卫生顾问被破格擢升为民政长官。也正是在这一职位上，后藤充分显示了其殖民统治的手腕。由于当时儿玉虽名为台湾总督，但还兼任陆军副总参谋长及驻满洲军总参谋长，因此后藤成为台湾的实际统治者。由于“政绩”突出，日本朝野都称其为“殖民地经营家”。

日俄战争后期，随着日本在东北势力的膨胀，为了进一步推行殖民统治，后藤又追随儿玉来到中国，并将早已准备好的《满洲经营梗概》呈交给老上司。那时，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境内修筑铁路，以榨取丰富的经济资源。鉴于形势的发展，后藤向儿玉建议：日本在满洲必须重点经营铁路，其余依次为开发煤矿，从本土移民和发展农业、畜牧业。只有这样，才有实力与俄国再次进行交战，或为全面占领中国作好准备。对于这一建议，儿玉大加赞赏。据说这位侵略头子后来曾感慨地说道，他从来没有听到在日本能有第二个人像后藤君这样“从胜败得失中来谈论如何经营满洲的方针，并且是如此的翔实与周密”。

在儿玉的大力举荐下，1906年11月，后藤被明治天皇任命为“满铁”首任总裁。11月26日，“满铁”作为日本的国策会社宣告成立，并于次年4月正式开始经营活动，主要项目包括铁路、开发煤矿、移民及发展畜牧业等。1907年，“满铁”总部从东京迁往大连。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该社的总资本为2亿日元，其中日本政府投资1亿日元，另一半股份则主要来自日本皇室、贵族和官僚。

后藤到任后，立即全面实施发展计划，在坚持以铁路为主的前提下，将其经营触角迅速延伸到海港、海运、旅馆服务、煤矿，以及铁路沿线城市

市政建设等方面上来，短时间内取得了丰厚的经济效益。沿着铁路沿线，后藤建立了不少学校，打算为日后长期殖民统治培养人才；他还开设了许多医院，力争使每一所医院都具有野战医院的功能；成立“满铁”中央实验所，全面推进和开发对中国东北的科技殖民……据日方统计，“满铁”先后铺设了 55 条铁路，平均一天铺设 1 公里。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满铁”的企业规模也不断扩大，到 1945 年时，其总资产达到 42 亿日元，就业员工也从开办时的 1.1 万人增加到近 40 万人。

1908 年 7 月 14 日，后藤卸任“满铁”总裁职务，但直到 1913 年 12 月，“满铁”的重大决策仍然由他定夺

#### 打着经济旗号的情报机构

为了服务于日本政府对中国的侵略，“满铁”从建立之初就不满足于修建铁路，而是打算将自己发展成在东北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侵略活动的大本营。刚成立时，“满铁”下设总务部、运输部、矿业部和附属地行政部四个机构，不久又成立了直属总裁的调查部。其主要目的，就是搜集一切有用的资料和情报。为此，后藤四处网罗人手，居然请到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法学博士冈松参太郎主管调查部。

随着“满铁”业务领域的不断扩张，其调查范围也迅速扩大。为了进一步攫取中国的铁路修筑权和矿产资源，它在东北许多地区进行地质调查，并在与东北相邻的内蒙、朝鲜乃至西伯利亚等地广泛搜集资料。1918 年，

“满铁”设立了北京分所和上海分所，并在日本东京也设立一个支社，其下属调查室负责与外务省、陆军省等下属情报机构交换情报，每周二、五必举行定期碰头会。

“九·一八”事变后，“满铁”除集中全力于铁路、煤矿及调查情报工作外，更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予以积极配合。1938 年 5 月，当驻华北方面军侵入黄河沿岸时，“满铁”就应其要求对华北资源进行紧急调查。同年 8 月，应日军参谋本部的要求，“满铁”上海事务所人员对以武汉三镇为中心的长江沿岸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况进行调查。“满铁”调查部的“中国通”们还大肆搜集有关八路军、新四军及解放区的情报资料，并作为机密文件分发给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情报部、侵华日军各师参谋部情报课及日本驻华其他情报机构。

在其成立后近 40 年的时间里，“满铁”为日本对外扩张和殖民统治积极出谋划策，尤其是为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及伪“满洲国”的建立进行了周密翔实的准备。据披露，“满铁”最盛时期有情报收集人员 4500 名，其中专门分管对华情报搜集研究与宣传的人员达 2000 多名。“满铁”总共提出了 1 万多份调查报告，差不多每天就有一份调查报告出笼。其中一些调查报告，如“中国抗战力之调查”、“远东苏军后方调查”等，对日本当局的决策起过重要作用。

1945 年日本投降后，“满铁”亦停止运作，收藏在“满铁”所属各图书馆的大量调查报告和资料被陆续发掘

出来。经统计，“满铁”的家底除去1万多份调查报告外，还有为调查研究而积累起来的资料，包括搜集的各种情报、档案、书籍、杂志、剪报等，竟达二三十万件，加上它先后出版的数千种图书资料及杂志，可谓规模庞大。难怪人们常将其称为20世纪前半叶世界三大情报资料宝库之一，它所掌握的资料不亚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苏联克格勃。

### “满铁”干将诱降汪精卫

抗日战争期间，“满铁”调查部人员甚至一度走向中日政治较量的最前台，参与了日本对国民党政治人物的诱降活动。担负此项任务的主要负责人就是“满铁”上海事务所南京支所所长西义显。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为了对国民党政权进行分化、拉拢，在“满铁”总裁松冈洋右的指使下，西义显与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进行秘密接触。

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在南京召见高宗武，后者当场夸口能说服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使日军从华北全面撤退。当晚，高宗武找到西义显，请他通过“满铁”总裁松冈洋右的协助，直接取得与近卫文麿的联系。但这次联系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结果。1938年初，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对华声明，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望……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但高宗武等人并未死心，继续暗地里与日本进行投降谈判。在西义

显的协助下，高宗武派人与日本参谋本部谋略课课长影佐祯昭进行接触。1938年3月，高宗武将影佐的信件呈给蒋介石。4月，高宗武飞赴香港，与西义显会面。高宗武称蒋介石表示了谈判的意愿。西义显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迅速返回东京，向日军参谋本部传递了这一信息。但当时日本军方执意要以武力迫使国民政府投降，对西义显的做法不屑一顾。

第一次努力失败后，西义显又与高宗武等人密谋促成汪精卫与日方私下谈判。他们还合谋在汉口发起所谓“和平运动”。在西义显的鼓动下，高宗武于1938年7月秘密抵达日本。在东京，日本陆相坂垣征四郎、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海相米内光政等人分别与高宗武会谈，推动汪精卫与日本方面进行“合作”。

1938年11月20日，影佐祯昭与代表汪精卫的高宗武和梅思平在上海进行秘密协商，双方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日华协议记录》包括三个文件，后来被简称为重光堂密约。这份密约被梅思平缝在西装的马甲背心里带回重庆。26日清晨，它出现在汪精卫的眼前。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第三次对华政策声明，以示对汪精卫招降。29日，汪精卫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响应近卫声明，公开卖国降日，从此走上了不归路。（环球网）

# 追憶滿鐵圖書館

神田城太郎（满铁大连图书馆第三任馆长）

“满铁图书馆”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让人怀念的称呼。我将一半的人生献给了图书馆事业，其中的一大半又是在这个称呼下工作渡过的，更感缘分不浅，一日不能忘怀。

回想起来是二十五年前的事情了。我在大正2年进入满铁工作，一直参与图书馆的工作，从事图书馆的经营。虽然是不显眼的工作，但却干得很愉快。这虽可说是图书馆工作适合我的性格，但也是因为我非常感谢会社在费用上的慷慨，使我可以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缘故。

下面是我记忆中的一些事情，讲出来以供笑览。

## （一）到满铁工作

从头说起的话，设立满铁图书馆的动议是由已故冈田理事提出的。我记得满铁创立的时间是明治末年，大概是四十二年吧。隐约听说在当时理事的提案中，因为计划建设的是隶属于满铁的东洋首屈一指的图书馆，因此连书架也要从美国购置钢制的。

当时我供职于京大图书馆，冈松理事询问了我上面的图书馆计划，并邀请我一定到满铁去工作。我自己也想去满洲，动了很大的心，但最终因家里有事，而没有成行。栗村法学士替代我去了满铁。

后来听说栗村君改行了。大正二年，冈村理事再次劝我到满铁来经营图书馆。当时自己从京大辞职，正在闲居，于是决定去满铁工作。从此，我与满铁有了关系。

到了满铁之后才发现，所谓的图

书馆是徒有其名，只不过是调查课的附属事业。房子才有一间，在昏暗的角落里放着两个书架，书籍也只有数十部和汉图书。另外，像是报告书一类的东西有数十部。工作人员不过有三、四名而已。主要业务是购买和办理各课定购的图书。

我希望早日投身到理想图书馆的建设中去，而对会社来说，好像并不很着急，全然不理睬我。

## （二）新馆兴建以前

终于听说从美国订购的钢制书架到满铁了，但由于没有书库能放得下，最后只得放在仓库的角落。关于这些书架，还有一个小故事。原大阪府立图书馆馆长今井贯一氏是我最尊敬的朋友，前几年去欧美考察，回来路过美国，去参观了一家钢铁公司，可能是有关书架方面的要事。当时该公司接收来自日本的订单正在制作非常气派的钢制书架。今井氏告诉我，他当时很惊讶，不清楚日本的哪个图书馆用这种书架。现在满铁图书馆使用的正是这种书架。到满铁工作时，在现在的图书馆的地皮上，没有栅栏，是一片敞开的空地，野草茂盛，苦力们喜好在此休息。洼地变成扔弃瓦砾的地方。每日上班，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目睹这些光景，正是一种说不出的感受。未尝一日不祈念新馆早日开工。

大正五年，终于在松冈理事的极力斡旋下，新建图书馆提案通过。脚手架搭建了起来，工程在苦力们的劳作下向前推进，渐渐地看着希望变成

现实。每日午休时，都一次不拉地迈着不稳的脚步穿过脚手架，看着增高的砖墙，真是感到无比的快乐，期盼着早日竣工。

### （三）新图书馆大楼

工程一步步向前推进，大正五年的冬天骨架工程大略完工，已经能在本社前面看到它气派的样子了。开馆仪式定在阳春三月里举行，我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出于图书馆人的理想，我们提了许多建议。但从营利会社的非营利事业的立场来看，会社还是很通情达理的，才盖成现在这样的建筑。在我的理想里，图书馆是面向公众的场所，像监狱一样四周砌着红砖墙，总感觉不舒服。因为听说由于区划上没有办法，所以也就那样了。至今唯有此事仍感到遗憾。

骨架和基础工程完成后，开始进入室内装修，这成了大难题。任何建议都因经费的问题被搁置起来，不得不心起烦躁。在书架方面，好不容易定购到在东洋都是数一数二的东西，组装起来一看，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在美国那边，为了书架防尘，好象各层的地面都用的是磨砂玻璃，在满铁我们也申请一定要用玻璃地面。由于费用大为增加而未被采用。不得已只好用现在这样的粗粗刨过的米松来凑合。真好像将竹子接到了木头上，很不相称。

### （四）充实藏书

满铁图书馆就这样盖好了，接下来开始内部的整理。约能收藏十七、八万册图书的书架，现有的两千余册图书摆上去，书库的感觉一点都出不来，得想办法充实一些图书。正好满铁成立十五周年，活动的结果是，作为纪念拨给基本图书购置费二万日元。由此书库稍稍得到充实。但是，仅仅用这点经费，跨越日文、中文和西文

三个语种来购置基本图书，是怎么都不够的。只能慢慢找机会想办法，这回暂且这样了。

外观气派的满铁图书馆竣工的结果，是它愈发独立了，终于甩掉了调查部图书股的帽子，划归地方部管理。这样一来，我多年的心愿也就实现了。首任馆长是岛村孝三郎氏，后来唯根伊与氏接任，在他们的领导下，图书馆的人员配置也得到解决。图书馆发展到这一地步，不用说是需要相当的忍耐和苦心的。

### （五）对外开放

终于在大正七年召集大连朝野的名士举行了盛大的开馆仪式，向外昭示满铁图书馆的存在。它名义上是业务参考图书馆，但另一方面却不得负起公众图书馆的职能。图书馆里不设阅览室，有时虽然划出办公室的一部分供做阅览室，但都是小房间，妨碍工作，读者也感到不舒适和不方便。既然要开馆，就一定要赶快盖阅览室。我们期盼的事情庆幸很容易就批准了，盖好的房屋矗立在书库前。开馆不久，恐怕是阅览室太狭窄吧，总是满员，晚到的人甚至被拒在门外。

### （六）“Far East”（远东）

大连的满铁图书馆，从会社的立场来看，从来都是主要服务于会社运营的参考图书馆，对外开放图书馆的意义是次要的，而且市内几个地方设有纯粹的市民图书馆。大连图书馆由于是参考图书馆，它在图书分类上有必要加进一新的内容。因此，满铁图书馆特意在杜威的十进法分类表中加进了一个在别的图书馆不见的纲目，那就是设置了“Far East”这一纲目。该纲目主要蒐集外国人撰写的有关东洋的书籍，以资了解外国人眼中的东洋。收在该部类下的图书，大多是珍本，希见之书很多，不用说在蒐集时



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和高额的金钱。庆幸的是，已慢慢积累了起来。即使到了今天，蒐集这方面图书的方针也没有变化。

#### （七）支那州县志

参考图书馆的任务是蒐集支那图书，但仅有调查课图书股时代调查课作为调查资料购入的一点汉籍。其中又有所偏重，出于调查资料上的需要，购买了十几部州县志。这些州县志都是用粗糙的纸制成，一旦找到，就可以便宜地买到。可能也正因为此，被当成废纸处理，常常用来糊墙底子和纸糊东西的底子。考虑到如果今天不蒐集起来肯定会散逸，于是首先着手蒐集州县志。支那的任何一处可称为图书馆的地方，都没有收藏齐备州县志。只有山东省图书馆收藏齐备了该省的志书。经调查，发现现存的志书超过一千余种，全部蒐集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全力蒐集来的志书约七百部，现在摆放在满铁图书馆的书架上。如此规模的蒐集，恐怕只有满铁图书馆了。这决不是溢美之辞。

至于其他支那图书，此后也不惜花费大量的经费进行蒐集，到今天已达到相当的册数。如果没有满铁这样的机构去蒐集支那图书，使贵重的图书免受散逸，就只能眼看着它们消亡，将来再想蒐集根本就不可能。

#### （八）图书馆大会

图书馆在经费许可的范围内积极致力于藏书的充实，要求尽快竣工的阅览室也完全建好了，开馆仪式已经能够利用它来做会场了，其后读者也陆续多了起来。

有幸的是，前年召开的日本图书馆协会大会决定，大正八年由满铁图书馆主办在满洲举行大会。提出申请后，得到会社的同意，一是为了宣传满铁，一是为了让大家都知道满铁图书

馆的存在。会社在经费上很慷慨，尽量有很多优待。大会召开时，从内地来了百余名图书相关人士，其中有市岛春城、坪谷水哉、喜田贞吉博士、故和田万吉博士等名人。这是图书馆协会历史上盛况空前的一次大会。另处，因为与当地也有关系，所以中国的图书相关人士也不辞路远来到满洲，宛然是东洋图书馆盛会的气象。

大连的大会结束后，奉天又举行了会议，然后才解散。这样，满铁和满铁图书馆向内地的宣传取得很好的效果。

#### （九）地方图书馆

在满铁图书馆独立出来划归地方部以前，会社的图书业务都由调查课图书股来负责，会社沿线的图书阅览场及巡回文库的事务，专由地方课学务股负责。曾在京大图书馆工作的已故佐竹义继氏倾其深厚的造诣，老练地处理这方面的事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远非内地那边的图书馆的小规模做法所能比肩，培养了沿线居住的邦人的读书能力，是非常伟大的事情。大连图书馆独立后，统一了沿线图书馆事务与巡回文库，能够管辖满铁全部与图书有关的事务，是顺利开展工作的好机会。

沿线枢要地方设置的图书阅览场，既处于草创，又存在经费上的问题，不能期望它很完善。房舍全都是借用的，或是学校之一室，或是旅馆之一隅。即使是小规模图书馆，也应该让读者在独立的房舍里阅览。我们一直操心着此事。大连图书馆建成后，开始准备改善沿线图书馆的条件。首先提出的是奉天图书馆的新馆建设方案。大连图书馆盖新馆舍，是在经历诸多挫折的情况下实现的，沿线图书馆的新馆建设受到冷落是可以想见的。奉天图书馆的新馆建设比较顺利，

即使如此，也花费了两年的时间。满洲帝国成立后再来看，也许这些都是小规模，但在当时，这些事情都是不敢想望的。我退休后，不论是抚顺还是新京，图书馆都盖新馆舍。我想在不远的将来，全部的图书馆都将拥有自己的新馆。

#### （十）内外留学生

文部省接收日本图书馆协会的建议，推进图书馆在日本普及。与此相应，为了培养了图书馆员，文部省内设立了图书馆职员养成所。文部省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也是时运使然。在我们满铁的图书馆职工中，除数名有经验的外，其他的都是外行，常常影响工作的效率。正打算想办法改变这种情况时，听说了文部省的计划，就想每年派一、二名左右的人员，轮流作为留学生派往内地。于是决定向养成所派遣了第一届留学生。此后，每年派遣两名。现在是否还有，不太清楚。也许有经验的人多起来后就终止了。

我在职时期望的向外国派遣留学生的事情，最后也实现了。现任馆长柿沼氏留学欧美两年，现任司书大佐氏留学美国一年多，他们在学习了当地的经营法后归来，在满铁图书馆事业和设施的建设上，献计献策，实施了一些内地图书馆界所不见的新经营方法，使我感到非常欣慰。

#### （十一）出版物

图书馆购入的和接收寄赠的杂志，部数已经相当多了，但利用面却相当窄，这使我感到非常遗憾。我切望编制它们的索引使更多的人能利用它们。不用说，我们不能指望在会社因公务而繁忙的社员能熟读国内外许多杂志的消息，进而去利用这些杂志，但只要是有一个杂志件名索引，那一部分也就能容易利用了。于是决定印

刷《国内外杂志件名索引》，这在其他图书馆是从没有的事。我们没有录用新人来做这件麻烦的工作，全都是业务人员利用空闲时间完成的，这是我想要颂扬的。作为印刷物，每月不拉地在社内分发，这是辛勤劳作的恩赐。

为了密切图书馆与公众的关系，出版了用于发布有关图书的消息，通报图书馆内部的情况小册子《书香》。虽然只是8页或16页的小册子，但它有益于读者，这才是莫大的功劳。每月发行一回，现在仍在继续出版，恐怕早过百期了。以前，新到书目作为附录刊登在社报上，《书香》出版后，就全刊载在这本小册子里了。因为经费的原因，图书目录的原稿已经编写出来，但未能出版。我退休后可能陆续投入印刷和出版了。

#### （十二）莫里森文库

大正8年的时候，为考察支那的图书馆事业，兼进行图书购置，我旅行到了北京和济南。在燕京滞留期间，无意间听说多年住在北京的支那通、有名的伦敦泰晤士报特派员莫里森博士，将要离开他所向往的支那，隐棲英京。该博士是有名的爱书家，外国人撰写的有关东洋的著作的初版，网罗靡遗。莫里森文库令与图书有关的人员所垂涎。传闻他归乡时将卖掉全部的藏书。博士的意思是尽量全部汇集起来留在东洋，不打算散卖。只要能找到永久保藏的途径，愿意卖给日本。这是特殊类型的藏书，我评估它的价位在三四万元左右。因为特别想让满铁去买它，以充实“Far East”书架的收藏，于是请当时住在北京的川上理事尽快带话过去。私下商量后，大体同意了。一日，在北京公使馆面会了小村欣三郎氏，谈到这个话题时，他讲曾听说莫里森的爱妻——博士将与自己年龄相差很大的妻君称“爱妻”

——那里正在打印全部藏书目录，如果打出来了的话，可以请让看看。他说不知消息是否可靠，让赶快打电话联络。当时芳泽书记官——成为犬养内阁外相的谦吉氏——刚好进来，于是请他一定劳神问一下。

后来听说博士想买个好价钱，抬高了价位。说什么英国本土想用十万元买，美国政府也通过个人想用十八万元买等，最终却是一场空。后来正金银行的小田切支店长从中斡旋，屡次交涉，希设出让给日本国，终于由岩崎家买走，好像是用二十三万元才谈妥了这桩买卖。现在在东京的岩崎家，与静嘉堂文库并置在一起，莫里森文库在东洋文库的名下得到收藏。

在我看来，莫里森文库是在瞎要价，但岩崎家慷慨买下，也算是图书界人士的福音。文库中的英国外务省蓝皮书，从初刊全部收齐，是外交方面的贵重资料。但是，不论怎么说有关东洋的初刊著作才是我非常想要的。

#### （十四）四库全书的复写

早川社长就任了。他是爱书家，特别是对汉籍造诣很深。我常常被叫到满洲馆，接受有关图书的咨询，也曾谈了种种自己的想法。也曾将满铁图书馆要购买的汉籍等的目录提交给他，得到他的同意。我们还曾拟定了一个大计划去游说社长。从外面得到大谷光瑞氏和丘襄氏的后援，要复写在北京的四库全书，制成正副二本。方法是按四库全书原本那样让北京老练的写字工抄写。社长将完成的正本

作为纪念献给皇室，副本收藏进满铁图书馆。要完成这件工作至少也要十年的岁月和近数百万元的经费，是一项大事业。不管怎么，早川社长赞赏这是一个有趣的计划。他考虑了一下，说要实现这件事，还要与北京方面交涉看看。外部的反响很大，当中成事的时机愈加成熟时，突然早川社长长逝，计划也在若有若无中泡了汤，实在是遗憾。

今日满洲帝国成立，该国的文教部也致力于东洋文化的发展，如果实施该计划，四库全书的复制等，早晚一定能实现。现在想想来看，在当时这个计划的提出，也许是鲁莽的。

#### （十五）结语

我的回忆就在这桩鲁莽的没有实现的四库全书复写计划里划上句号吧。

现在满铁图书馆发展迅速，仅在大连，其藏书就超过二十万部。只凭这个数目字，就可与内地的大图书馆比肩了，其设备也不亚于他处。可以说是二十五年的岁月使它走到了这一步，不可否认它是现在馆员诸氏努力的结果。在今后的岁月里，不容置疑它会有更大的发展。我在故乡遥望满洲的天空，表达我的敬意。

满铁能创建图书馆，我自己能负起经营它的重任，这完全是已故理事、法学博士冈松参太郎氏努力的结果，也是去世的同僚们辛勤工作的结果。让我在对他们的缅怀中结束这篇小文。（韩健平译）

**译者按：**该文原题为《憶い出づるまま》，收入《滿鉄教育：回顧三十年》（大连：南滿州鐵道株式会社地方部学務課，1937年），现在题目为译者所加。该文记述了满铁图书馆的兴建及图书蒐集工作，是了解殖民地时期满铁图书馆历史的一篇较为重要的文献。该文拟收入《日伪时期的殖民地科研机构：历史与文献》中的“殖民地科学家文存”中，后因故终止了此文存的编译工作，现将该篇在网络上刊载，希望能有益于殖民地科学史与文化史的研究。为了反映文章的原貌，作者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观点与表述在译文中未作改动。

# 「満鉄記録電影集」概覽

## 各巻目録:

- |     |                                       |      |   |
|-----|---------------------------------------|------|---|
| 第1巻 | 建設工事<br>輝く一万粁<br>機関車パシハ               | 第7巻  | 草原バルガ<br>氷の表情                                   |
| 第2巻 | 満洲の旅・内地篇<br>鮮満周遊の旅・内地篇<br>内鮮満周遊の旅・満洲篇 | 第8巻  | 満洲大豆<br>娘々廟會                                    |
| 第3巻 | 建国の春<br>満洲国曠古大典<br>躍進国都               | 第9巻  | 秘境熱河<br>留守宅便り<br>日満綴方便節                         |
| 第4巻 | 満洲におけるリットン調査団                         | 第10巻 | 夏のハルビン<br>巴林—興安嶺キャンピング<br>北戴河<br>吉林の鶉飼<br>東満の狩猟 |
| 第5巻 | 王道燦たり                                 | 第11巻 | 北支の黎明 前編  |
| 第6巻 | 開拓突撃隊—鉄道自警村移民記<br>録<br>少年拓士の日記        | 第12巻 | 北支の黎明 後編  |

(全12巻 VHS/ DVD)

**译注:** 工事—施工, 粁—公里, 機関車—机车, 内地—日本国内, 鮮満—朝鮮和満洲, 国都—新京(今長春), リットン—李頓(外国人名), 留守—不在家, 宅便り—家信, ハルビン—哈爾濱, キャンピング—野營, 鶉飼—用魚鷹捕魚, 北支—华北。

## 各巻内容:

第1巻 約61分

○ 建設工事 1939年(昭和14年)満鉄鉄道総局建設局 製作 約22分  
熱河省の高峻な山岳地帯を縫って、承德~古北口間107キロメートルの鉄道をわずか6ヶ月で完成させた満鉄の鉄道建設工事の記録。※解説と音楽はオリジナルに基づいて再録 撮影: 満鉄映画制作所 録音: 写真化学研究所 挿入歌:「北はアムール」



○ 輝く一万粁  
1939年(昭和14年) 満鉄映画製作所 製作 約18分  
昭和14年梅輯線開通によつて鉄路の総延長1万Kmを突破した満鉄の創業以来の鉄道建設史 録音: 東宝映画株式会社 挿入歌:「満鉄社歌」



○ 機関車パシハ 1939年（昭和14年）満鉄映画製作所 製作 約21分  
大連鉄道工場（沙河口）における機関車パシハの製造記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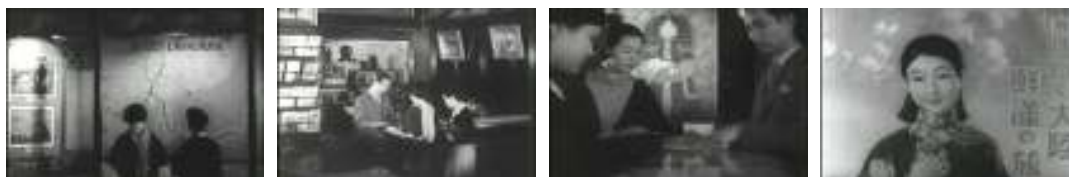
撮影：満鉄映画製作所 録音：東宝映画株式会社



第2巻 約43分

○ 満洲の旅口内地篇 1937年（昭和12年） 約5分

日本国内に設けられた鮮満案内所（東京口大阪口下関口門司）と内鮮満周遊券を紹介、満洲への旅を呼びかけた PR 映画。提供：南満洲鉄道株式会社 録音：朝鮮総督府鉄道局



○ 鮮満周遊の旅口内地篇 1937年（昭和12年） 約10分

内鮮満周遊券を手にした2人の女性が、東京から三宮までは特急「富士」で、神戸港からは日満連絡線「熱河丸」で大連を目指す満洲への旅の国内篇。提供：大阪商船株式会社



○ 内鮮満周遊の旅口満洲篇 1937年（昭和12年） 約28分

特急「あじあ」など満鉄の列車で満鉄沿線の大連、旅順、熊岳城、営口、湯崗子、鞍山、撫順、奉天、新京、ハルビン、吉林、図們、清津（朝鮮）、葛根廟、承德、山海関、安東を巡る満洲紹介映画。撮影：満鉄映画製作所 録音：P.C.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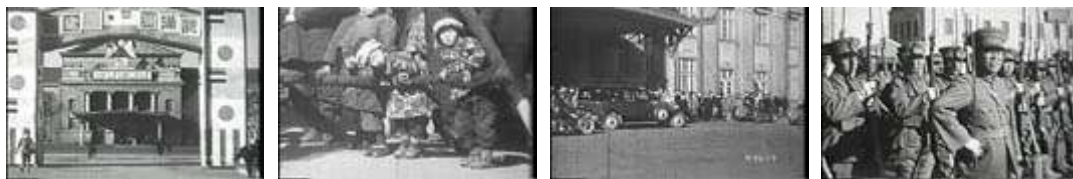


第3巻 約57分

○ 建国の春 1932年（昭和7年） 約17分

昭和7年の満洲国建国と、愛親覚羅溥儀の執政就任を記録した字幕入りサイレント映

画。溥儀夫妻の湯崗子から長春への鉄道旅行、執政就任式、建国式、満洲国国旗掲揚式など。撮影：満鉄広報係



○ 満洲国曠古大典 1934年（昭和9年）満鉄映画制作所 製作 約18分  
昭和9年の満洲国帝政実施、執政溥儀の皇帝即位を記録。即位大典礼、宮邸府勤民楼、首都新京の祝賀風景など。撮影：南満洲鉄道株式会社 録音：P.C.L.



○ 躍進国都 1937年（昭和12年）満鉄映画製作所 製作 約22分  
満洲国の首都新京における第1次国都建設5ヵ年計画事業の記録。康德会館、大同大街、電信電話会社、国都建設局、首都警察庁、中央銀行、大同広場、関東軍司令部、関東局、興安大路、財政部、司法部、国務院、順天大街、豊楽路、文化住宅街、南新京給水塔、浄月潭貯水池、大同公園、寛城子無電台、新京飛行場、高留孚場（ゴルフ場）、南嶺運動場、新京競馬場、京吉国道など。企画撮影編集：国務院情報処 録音：P.C.L.



第4巻 約41分

○ 満洲におけるリットン調査団 1932年（昭和7年）満鉄映画制作所 製作  
満洲におけるリットン調査団の足跡を記録した英口仏語字幕入りサイレント映画。  
大連港到着（日本海軍駆逐艦「芙蓉」、中国海軍巡洋艦「海圻」）、大連駅出発（内田康哉満鉄総裁見送り）、奉天ヤマトホテル滞在の一行（英リットン、仏クロードル、独シュネー、伊アルドロバンデイ、米マッコイ）、本庄繁関東軍司令官及び臧式毅奉天省長との会談、柳条湖鉄道爆破現場と北大營の視察。新京における執政溥儀及び満洲国政府要人との会談、空路チチハルへ赴く調査団随員グループ。その他、日本側が動員した満洲国の中国人や朝鮮人による調査団の歓迎風景、調査団への満洲国承認陳情デモなど歴史的映像を数多く含む。※英仏語字幕の翻訳をナレーションとして収録。撮影：南満洲鉄道株式会社



第5巻 約68分

○ 王道燦たり 1942年（昭和17年）

満洲国建国10周年を記念して製作。日露戦争から太平洋戦争にいたる時代に流れに則して、満洲及び満鉄の歴史を豊富な映像資料を用いて構成。日露戦争（出征、203高地の戦闘、水師營、旅順口奉天入城）。南満洲鉄道株式会社創立。張作霖の東三省統一と爆死。張学良の東三省保安総司令就任、北大營の張学良軍。満洲事変（朝鮮軍の満洲進攻、関東軍の奉天から山海関占領にいたる侵攻作）。満洲国建国、リットン国際連盟調査団、日本の国際連盟脱退、日満議定書調印、第8師団の熱河省承德占領、満洲国帝政実施、皇帝溥儀の訪日、北満鉄道譲渡協定調印、満鉄のハルビン—新京間軌道狭少工事、日満治外法権の一部撤廃条約調印、満洲開拓（第一次武装移民団入植、千振郷、鉄道自警村、満蒙開拓青少年義勇軍）。ノモンハン事件。満鉄梅輯線開通（満鉄1万キロ突破）。満洲産業開発5カ年計画。太平洋戦争勃発（真珠湾攻撃、マレー半島進撃）など。※これらの中には、国際連盟総会における松岡洋右全権の英語による演説や、北満鉄道譲渡協定調印式における広田弘毅外相の祝辞など本人の肉声を収録した映像も含まれている。製作：満鉄映画製作所 録音：東宝映画株式会社 撮影：海軍特設写真班 日本映画社 満洲映画協会 満鉄映画製作所



#### 第6巻 約62分

○ 開拓突撃隊 — 鉄道自警村移民記録 1937年（昭和12年）約33分  
 満洲開拓移民国策に呼応して満鉄鉄道総局が設置した鉄道自警村のルポルタージュ。内地（長野県）の出発風景、北満の入植、阿城口小城などの自警村の春から秋にかけての生活と農業、鉄道警備の務め、教育と医療活動などを記録。撮影：満鉄映画製作所 録音：写真化学研究所



○ 少年拓士の日記 1940年（昭和15年）約29分  
 満蒙開拓青少年義勇軍の現地訓練所における農業教育と軍事教練に明け暮れる日々。訓練生の日記をひもとく形で構成。皇紀2600年奉祝芸能祭作品。撮影：満鉄映画製作所 録音：東宝映画株式会社



#### 第7巻 約49分

○ 草原バルガ 1936年（昭和11年）満鉄鉄道総局 製作 約21分  
 満洲とソ連、外蒙古の国境地帯ホロンバイルの草原バルガに暮らす蒙古遊牧民の生活と風俗の記録。日本の記録映画史に名をとどめる満鉄映画の偉才芥川光藏の「秘境熱河」、  
 「娘々廟會」と並ぶ代表作。撮影：満鉄広報係 録音：P.C.L.



○ 氷の表情 1941年（昭和16年）満鉄映画製作所 製作 約28分  
 ハルビンの花松江（スンガリー）の凍結期に、満鉄が行った氷の力学の科学的研究と実験を記録した科学映画。道路として使用される凍結した松花江、氷を割って身を沈めるロシア正教の洗礼、氷上の漁業、春を迎えた花松江にひしめく巨大な氷塊の流れなど北満の厳しい冬の生活描写や自然描写を数多く含む。撮影：川島精二 構成：吉田秀雄 指導：満鉄施設局建設課



第8巻 約42分

○ 満洲大豆 1938年（昭和13年）満鉄映画製作所 製作 約22分  
 世界の大豆生産高の50%以上を生産していた満洲大豆の栽培・収穫・集荷、満鉄による混合保管と輸送。満鉄農事試験場の品質改良研究。大豆搾油新旧様々な方法。大豆油を原料とする数多くの化学製品および製品開発の研究など満洲大豆を多角的に紹介。  
 ※解説と音楽はオリジナルに基づいて再録。 録音：写真化学研究所



○ 娘々廟會 1940年（昭和15年）約20分  
 「娘々廟會」という満洲の農民のお祭りの中でも最も古く規模の大きい大石橋迷鎮山の祭りの賑わいと、そこに集う人々の表情を当時としては画期的なズームレンズを駆使して記録した芥川光蔵代表作の一つ。撮影：満鉄映画製作所 藤井静 編集：芥川光蔵



第9巻 約48分

○ 秘境熱河 1936年（昭和11年）満鉄鉄路総局 製作 約15分  
 熱河省承德のラマ教文化と民俗の記録。「草原バルガ」、「娘々廟會」に先駆ける芥川光蔵の代表作。前篇3巻、後篇2巻の全5巻中、現存する前篇の第1巻と第3巻を収録。  
 撮影：早川一郎 林田重男 編集：満鉄弘報係 録音：P.C.L.





○ 留守宅便り 1939年（昭和14年）満鉄映画製作所 製作 約10分  
 出征した満鉄社員の留守家族に対する大連留守宅相談所（総裁室庶務課福祉係）の福利厚生活動を記録したサイレント映画。相談所光風台出張所の母子健康相談、社宅の留守家族訪問、留守宅家族慰安会、留守宅家族運動会など。



○ 日滿綴方使節 1940年（昭和15年）約23分  
 昭和14年、満鉄鉄道総局、東京日日新聞口大阪毎日新聞共催の満洲に関する作文コンクールに入選した小学校5口6年生の男女10名の生徒が「綴方使節」として渡満。安東口奉天口撫順口新京口ハルビン口大連口旅順などを親善訪問した記録。主催：満鉄鉄道総局旅客課 撮影：満鉄映画製作所 録音：東宝映画株式会社



第10巻 約53分

- 夏のハルビン 1937年（昭和12年）満鉄鉄道総局 製作 約8分  
 ハルビンの短い夏を楽しむ白系ロシア市民たちの生活スナップ。松花江のヨット遊び、緑陰のピクニックなど。撮影：満鉄映画製作所 録音：写真化学研究所
- 巴林 — 興安嶺キャンピング 1937年（昭和12年）満鉄鉄道総局 製作 約11分  
 満洲の屋根口興安嶺のふもとの巴林（パリ）高原に馬車を駆って釣りや狩猟を楽しむ日本人や、ロシア人のキャンパー達。撮影：満鉄映画製作所 録音：写真化学研究所
- 北戴河 1937年（昭和12年）満鉄鉄道総局 製作 約8分  
 支那国境の山海関をはさんだ中国側に位置するリゾート北戴河（ペイタイホ）にくつろぐ中国在留の欧米人たち。北戴河は、現在中国政府要人の避暑地として知られている。撮影：満鉄映画製作所 録音：写真化学研究所
- 吉林の鵜飼 1937年（昭和12年）満鉄鉄道総局 製作 約9分  
 満洲の京都ともいわれた古都吉林の松花江の鵜飼は6月から9月までの日中に行われる。鵜縄をつけずに川に放った鵜が魚をくわえると網で船にすくい上げて吐かせるという満洲式の鵜飼であった。※解説と音楽はオリジナルに基づいて再録 撮影：満鉄映画製作所 録音：写真化学研究所
- 東満の狩猟 1939年（昭和14年）満鉄映画製作所 製作 約17分  
 東満の雪深い山にキジ、鹿、熊、虎を追って仕留める満洲のハンター達。撮影：満鉄映画製作所 録音：東宝映画株式会社
- 第11巻 約54分

○ 北支の黎明 前編 1937年（昭和12年）

満鉄映画製作所員による日中戦争口華北事変の従軍記録。

- 第1集 蘆溝橋およびその周辺、平漢線永定河鉄橋、龍王廟、八宝山、天津市の日本租界、塘沽、豊台の防衛
- 第2集 北平（北京）市内、宛平縣城砲撃一文字山日本軍陣地
- 第3集 29軍平漢線を南下口撤退、北京廣安門の戦闘、外国通信記者団の現地取材と在北平日本特務機関長訪問、29軍による国際列車転覆、29軍撤退後の郎坊
- 第4集 通州守備隊、満鉄社員会の天津口北京慰問  
通州新南門外の戦闘、天津市国防婦人会  
天津義勇隊、満鉄天津事務所長の訓示
- 第5集 北京在留日本人の避難、天津空爆と戦闘
- 第6集 天津市の輸送口租界通行許可証の発給、  
鉄道復旧口天津始発列車、  
香月支那駐屯軍司令官の戦傷病者慰問

撮影：満鉄映画製作所 録音：写真化学研究所 監修：支那駐屯軍司令部



第12巻 約51分

○ 北支の黎明 後編 1937年（昭和12年）

- 第7集 南苑総攻撃（空口陸）、29軍背走の跡（大紅門付近）、  
日本軍北京西苑占拠、日本軍北京入城
- 第8集 日本軍の南口進撃口砲撃、八達嶺山岳戦
- 第9集 南口鎮陥落、八達嶺の長城砲撃口爆撃、居庸関攻略、青龍橋駅占拠、万里の長城の日章旗
- 第10集 日本軍宣撫班の宣撫工作、牟田口部隊戦没将兵慰霊祭（北京）
- 第11集 日本軍津浦線静海を占拠、庸官屯へ進撃
- 第12集 唐官屯総攻撃、庸官屯占拠、馬廠へ進撃
- 第13集 日本軍馬廠口青縣 を占拠、陣中風景

撮影：満鉄映画製作所 録音：写真化学研究所 監修：支那駐屯軍司令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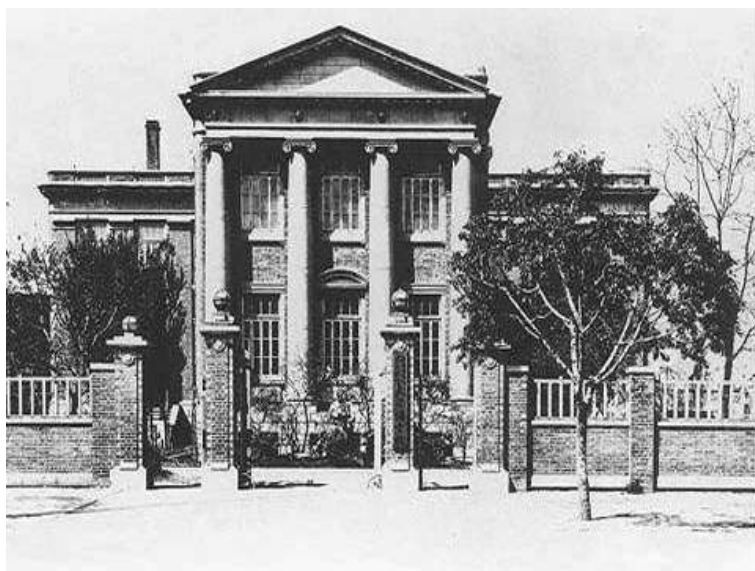


（许勇 编译）

# 滿鐵圖書館遺事

王中忱

窗外时雨时晴，室内略有些闷，但不热。7月末，我坐在大连图书馆，翻阅这里收藏的日文文献，突然想到应该写写这座图书馆。不，准



确地说，我想写的，是一座隐现在书页之间的图书馆。

在我翻阅的日文书刊上，绝大多数都盖着“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印”。了解现代史的人们自然知道，这个简称“满铁”的“株式会社”，并非一般的股份公司，而是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日本经略中国东北地区的殖民机构。要说清楚满铁的图书，不能不先说满铁。

满铁是日俄战争的产物，正式建立于1906年，但早在1904年5月，日俄双方以中国的东北为战场激战正酣的时候，日本满洲军总参谋长兒玉源太郎大将就着手安排有关人员调查东印度公司的情况。这位身兼台湾总督、富有殖民管理经验的兒玉，显然已经开始考虑战后的殖民地经营，所以，当《日俄讲和条约》（1905年9月5日签署，亦称朴茨茅斯条约）正式签字后的第二天，他便和他的得力助手、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提出“经营满洲策概略”，确定了战后日本争夺中国东北地区统

治权的基本方针。

大概因为是内部文件，“经营满洲策概略”的话说得直截了当：“战后满洲经营的唯一要诀，即阳里经营铁路，阴

地谋划诸种事业”。按照朴茨茅斯条约，战胜的日本获得俄国辖属的长春至旅顺之间的铁路干线、支线及附属土地上的一切权利、特权和财产，但约定铁路只用于商业目的，日本的殖民行政管辖范围，也只限定在辽东半岛西南端的租借地旅顺、大连，这当然不能满足日本的野心，所以才阴阳兼用，沿着铁路干线和支线，把触角伸展到东北腹地。

满铁是为实行这个阴阳战略而设立的机构，本身也兼具阴阳双重性格，表面上它挂着民营企业招牌，实际上，从筹组方案、经营方针、范围到主要人事任免，皆由日本政府审定，完全是一个“国策机构”，它的业务范围，自然也大大超出铁路，不仅垄断矿山开采、钢铁冶炼、海运，也涉足政治、文化等领域，乃至有“满铁王国”之称。这其实本在兒玉、后藤的规划之内，“经营满洲策概略”里早就写明了要“阴地谋划诸种事业”。

但是，或者因为兹事体小，图书馆的设置，确实没有包括在满铁的最

初规划之内。后来的一些关于满铁图书馆历史的记述，常常把该馆的创建时间追溯到1907年，也就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部从东京迁到大连，实际开始运营的那一年，但事实上，最初的所谓满铁图书馆，不过只是在满铁大连本社建筑里面设置的一间小资料室。

甚至到了1909年，居住在大连的日本人还没有感觉到满铁图书馆的存在，所以，这一年大连港口建立“埠头图书馆”时可以自我夸耀说：“如此文明机关，于大连市区中心尚未之见”。“埠头图书馆”开馆时曾大张旗鼓地举办庆典，还印行了一本《埠头图书馆开馆纪念》。这本纪念册的“后记”特别强调了图书馆设立的意义，是使得“理想乡的名字渐渐成为现实”。

这里的“理想乡”云云，并非泛泛的比喻，而是具体指大连港口埠头事务所日本职员的住宅区。这个住宅区位于大连寺儿沟，名为相生町，有时也称相生村，都是根据埠头事务所所长相生由太郎的姓氏叫起来的。这位相生由太郎原来在日本三井物产负责煤炭装卸，因管理下层装卸工人显露才干，得到满铁高层领导赏识，被招聘至大连，出任埠头事务所首任所长，主管码头货物装卸。埠头事务所日本职员住宅区远离市区，触目荒凉，相生为聚拢人心，在社区内多置公共福利设施，营造温暖气氛，推行所谓“日本式的家族社会主义”，号称要把相生町建成“理想乡”。

设立图书馆，是相生町社区建设的一个举措。而在日本接手大连的殖民统治之后，最初正式挂出图书馆招牌的，可能就是在这个埠头图书馆，所以开馆时候虽然仅有日文图书三千五百册，西文图书一千册，在当时已经倍受瞩目，殖民地各界的许多要人前来参加开馆庆典。大连实业会会长川上贤三的《祝词》，首先引证欧美的

先例，申说设立图书馆的重要：“欧美诸邦，文化隆盛，教育普及。百户之邑，必设学校，十户之村，亦置图书馆。而在殖民地内，往往学校设施尚未齐备，图书馆已设立在先，以此善导居民风气，谋求发展。在我大连，亦早应有倡言图书馆必要性之声音”。在此意义上，川上盛赞相生的举措堪为大连乃至整个满洲的楷模，并说：“我殖民政策大有所成之日，相生君之功不亦伟乎大哉！”

在满铁系列图书馆的建设中，埠头图书馆究竟起到了怎样的榜样作用，没有直接的文字记载可供查考，但从该图书馆成立后的第二年（1910）起，满铁控制的南满铁路沿线的主要站点开始陆续设立图书室，到1915年，满铁本社内的图书室扩展为图书馆，后来还出版了馆刊《书香》杂志。而埠头庆典上把图书馆设置与所谓现代文明、殖民政策牵扯到一起的思路，也非常明显地被延续了下来。如《书香》创刊号（1925年）的“卷头语”便说：“西谚有云，文明都市的自豪，应据图书馆设置与否判定。无论外形如何美轮美奂，倘无图书馆之设，内里实则贫弱，其文明程度亦可察知矣”。《书香》的第三号上还刊出一则《人口与读书比率》的调查，把南满铁路主要站点大连、奉天（沈阳）、辽阳、安东（丹东）、长春和日本本土的东京、京都、大阪、山口、香川进行了对比，结果图书馆所在地人口和图书馆藏书数量的比率，满铁100人拥有藏书量为78.5册，日本本土100人拥有藏书量为7.9册。图书馆所在地人口和年度阅览人次的比率，满铁图书馆所在地100人中年度阅览人次为273.9，日本本土100人中年度阅览人次仅有19。两项比率，满铁都大大高于日本本土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这份统计的依据，分别是满铁1923年和日本本土1922年度

的调查资料，虽非严格意义的同期比，但应该无大误差。这样的统计数据，无疑会增强身处殖民地的满铁职员的“文明”自豪感。

至于图书馆为殖民政策服务，对于满铁来说，本来是题中应有之义。满洲图书馆业务研究发行会编撰刊行的《满铁图书馆概况》明确说，满铁系统的图书馆，兼具市民图书馆和会社图书馆双重性质。所谓市民，其实也并非城市的一般居民，而是专指满铁的职员及其家属，面向这类市民的图书馆多建在大城市满铁职员住宅区附近，所藏书籍也是适合他们的读物。如大连市日本桥图书馆所藏多为日本文学类，位于满铁大连儿童公园附近的伏见台图书馆，则以日本儿童和妇女读物为主。而所谓会社，当然就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为满铁会社业务服务的社务参考图书馆，主要设于满铁本部和它所管辖、经营的铁路局、港口、矿山、工厂的所在地，收藏书籍也各有分工。如大连埠头图书馆专藏“海事”类，鞍山图书馆专藏“工学”类，哈尔滨图书馆则主要收藏有关北满和苏俄的文献。大连和奉天（沈阳）两图书馆是满铁图书馆中的龙头老大，前者直属满铁本部，集中收藏政治、经济、法律、财政、社会、产业、殖民、地志类书籍以及会社本部的资料，后者则着重于交通、工学、满蒙历史、边疆研究类文献。

前面说过，日本政府设立满铁，根本目的在于控制东北交通动脉，并不断沿着交通干线，扩展殖民统治范围。满铁图书馆为满铁会社的业务服务，平时便是为这类殖民活动提供资料，而到了战时，则为军方提供情报。这些活动，有一些记录在满铁图书馆的公开出版物上，当然，是作为他们的工作业绩记录的。比如，1932年6月，九·一八事变之后不到一年，奉天图书馆馆长卫藤利夫就通过广播讲话，津津乐道地公布了他主管的机

构为这一事变所做的贡献。这篇讲话曾以《满洲事变与图书馆》为题发表在《书香》第39号上。

在这篇讲话里，卫藤一连讲了几个故事。第一个故事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世界舆论哗然，为了让西方了解日本和满洲的特殊历史，奉天图书馆向关东军司令部建议，把以日俄战争为题材、宣扬日本武士精神的小说《肉弹》（樱井忠温著）的英文、法文译本，赠送给驻在沈阳的外国头面人物。用卫藤的话说，就是借助《肉弹》这部小说，对这些西方列强的代表人物进行了一次有效的历史启蒙。第二个故事，发生在1931年年末，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东北政府所在地临时迁往锦州，而日本军队仍然紧追不舍。据卫藤说，一个夜晚，一位关东军青年参谋来到奉天图书馆，查找中国出版的辽西地图，该馆平日积累的中国东北各地地方志此时派上了用场，那上面的地理形势，虽然描画得不够科学，但山川古迹、庙宇佛阁，都标志得清楚，让那个查找者，亦即关东军青年参谋高兴得拍案呼叫。第三个故事，也是发生在夜晚，有三个日本男子，前来查阅有关“黑龙江洲教育制度”的资料，要求在图书馆阅览室彻夜工作。卫藤给他们施以方便，彻夜开着暖气、电灯，拂晓时分，完成任务，卫藤送他们走出图书馆，望着他们的身影在零下三十度的寒冷中远去。按照卫藤的描述，这三个日本男子衣衫褴褛，貌似中国苦力。他们为何如此装束，卫藤没有说明，但显然是知道他们的特殊身份和使命的。

卫藤的文章还特别介绍说，九·一八事变之后，奉天图书馆的气氛整体发生改变，已经由一个读书消遣的地方，“一变而为王道思想的讨论场，国家哲学的大坩埚”。卫藤为此而兴奋，他说：“一个国家，比日本本土、包括台湾、朝鲜在内的领土大过两倍

的大国家，在世界环视的焦点中诞生，这是多么宏伟的事业啊！”卫藤所说的国家，当然指的是满洲国，他发表这篇广播讲话的时候，正是这个傀儡政权发布“满蒙新国家独立宣言”之后不久。

在这里，似乎有必要说说卫藤利夫其人。这位满铁图书馆的重镇，1883年出生于日本的熊本县，少时以优异成绩考入第五高等学校，也就是帝国大学的预科，在学期间，遭逢外务省官僚栗野慎一郎利用特权安排子女转学事件，参与了五高学生组织的抗议运动。文化人类学家山口昌男的文化史著作《败者的精神史》（1995，岩波书店）记载到这次学潮，说五高的校长和教导主任引咎辞职，但没有给予学生处分，所记与事实有出入。据中见立夫《卫藤利夫与〈鞑靼〉》（1992）一文说，五高的这次学潮领头人物确实没有受到处罚，但只有一名参与者，即卫藤利夫被迫退学，那时离他毕业仅有几个月。这使卫藤失去进入帝国大学本科的资格，只能以不授予学士学位的“选科生”身份进入东京帝国大学。1912年肄业后，因为无资格和东大精英一样在政界、财界出人头地，卫藤只好靠翻译投稿谋生，直到1915年获得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职员职位，才有了稳定收入。1919年7月，他辞去东大图书馆职务，进入满铁大连图书馆，1920年即成为满铁奉天图书馆的主管，直到1940年退休，前后整整二十年。在卫藤的主持下，把一个仅有六千册藏书的简易图书室，建成拥有堂皇建筑、数十万册藏书，可与大连满铁本部图书馆比肩的图书馆。而卫藤本人，除了领导图书馆工作，还研究学问，著书立说，先后出版了有关图书馆业务的《图书分类的逻辑原则》、研究明清时代欧洲传教士在中国东北地区活动的专著《鞑靼》，以及随笔集《短檠》等。

执掌奉天图书馆的二十年，是卫藤利夫人生的黄金岁月。在日本国内的坎坷际遇与在殖民地的顺遂得意，似乎是这位反抗官僚特权的热血青年转而成为殖民主义热烈拥护者的原因之一。

在图书馆的位置上，协助殖民侵略战争，卫藤不仅态度积极，而且相当富有创意。九·一八事变期间，他在图书馆内设置了“满蒙时局文库”，把有关中国东北、蒙古的文献汇集一室，目的是向国际社会传送关于满蒙与日本特殊关系的“正确”认识。《书香》杂志第34号专门刊载了这个文库的照片，照片下的说明写着：对满蒙的正确认识从图书馆开始。

同时，卫藤还倡导开展“阵中文库”运动，号召、组织日本殖民占领的满洲、朝鲜和日本本土的图书馆和一般民众捐赠图书，送给在前线作战的日本军队、警察和满铁社员。《阵中文库宗旨》鼓动说：这是对前线战士最好的“精神慰安”。从1931年12月开始，到1932年6月，不到半年时间，“阵中文库”收到捐赠图书近十二万册，经过军部审定，选定内容适宜者十万九千八百多册，送往前线。卫藤主持的奉天图书馆承担了图书的征集、分类以及与军部联络、运送等工作，根据《阵中文库宗旨》，送往前线的图书，都要标明赠送者的名字。这些人的名字和住址以及捐赠的书名、册数，也都分期刊载在《书香》杂志上，人数数万，一般百姓居多，由此确实可以看到日本所谓“总体战”举国动员的广泛程度。

当然，在杂志上公布捐赠者的名字，也是“总体战”动员的手段之一。卫藤利夫似乎很清楚，战争动员的关键，是要给战争赋予“大义名分”，也就是正义、崇高的意义，所以，在前面引述的那篇广播讲话中，他反复强调“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是“一个极具文化史价值的文化现

象”。卫藤说，血肉横飞的战争，可以培植出灿烂的文化花朵。他举西班牙与英格兰的海上战争为例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已经在海底化为藻屑，而建立在战争胜利基石之上、英国女王治下的文化、文学、学术，至今仍是我们的灵魂的食粮。卫藤还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的波斯战争，说在这场漫长战争中的延长线上，最后取胜的欧罗巴——雅典，开放出灿烂的文化之花。“在地中海碧波冲洗的大理石台阶之上、圆柱之下载歌载舞的裸体男女，在他们白色的、健壮的手臂上生长出来的学问、知识，至今仍是照耀在我们头上的太阳”。卫藤利夫的讲演甚至充满诗意，但他一句也没有说，波斯战争是希腊联邦抵御波斯帝国入侵的反侵略战争。这应该不是历史知识的问题。作为一个熟悉世界历史的学者，卫藤模糊战争性质，自然是出于影射现实的需要。

按照同样的逻辑，卫藤也举出了现实事例来证明“满洲事变”的“文化”意义。他举的是满铁图书馆本身。在同一篇广播讲话中，卫藤说，事变给满铁图书馆以至在满洲的所有日本系统的图书馆带来千载难逢的机遇，图书馆立刻变得热闹起来，图书阅览的需求日益增加，也促使图书馆自身发生变化。散落各地很少往来的日系图书馆，此时产生了强烈的连带感。事变发生之后，以满铁图书馆为中心，从大连到哈尔滨，二十四个日系图书馆第一次连锁作业，编制了《全满二十四图书馆共通满洲关系和汉书件名目录》，为关东军、满铁等机构查阅提供了方便。卫藤利夫曾不无得意地描述说，这部目录，不仅按日语的五十音序分门别类排列，还注明了馆藏所在。“你所要查找的题目，比如说矿山，或者大豆……只要用电报把书

号传送去，下一次列车无论停靠何处，都可以拿到书”。如此便捷的取书机制，当然只能是在满铁控制的交通线上、关东军主导的军事体制里的产物。但卫藤解释说：这是“满洲事变”带来的新鲜的文化现象。

卫藤利夫是创建这一体制的核心人物，他因为这部《共通目录》而获得关东军授予的勋章。而满铁图书馆，也确实因为“满洲事变”获得大发展，到了1937年，数量已经增加到31座。但也就在这一年，日本宣布撤消对满洲国的“治外法权”，满铁图书馆，仅保留大连、奉天、哈尔滨三处，其他全部移交满洲国。这当然是日本政府的遮眼法，为了蒙骗国际舆论和殖民地民众，但其中也包含着关东军和满铁的利益冲突，是前者为了削弱、限制后者权益的举措之一。这使满铁图书馆元老卫藤利夫很受挫伤，他企图在满洲推进图书馆事业的理想从此终结。据说，他不久以后的退休，即与此有关。

现在的大连图书馆，有新旧两馆，旧馆的馆址，就是当年的满铁本社图书馆。建筑依旧，室内的设施似乎也留有当年模样。日文文献分馆设在该建筑的二层，图书卡片还是旧日的卡片。来看书的人很少，有时一整天只有我一个人。我这次访书，并不是为了调查满铁图书馆，但这座图书馆的历史面影却不时从我翻动的书页中跃出，使我不得不中断预定的计划，去查阅、抄录这些不在计划之内的资料。抄得手腕酸痛的时候，便走下楼去活动活动。一楼是新书刊借阅室，一直座无虚席，读者多为中学、高中的学生。站在图书馆门前，望着进进出出的年轻身影，我不知道，是否应该把这里的旧日故事讲给他们听？